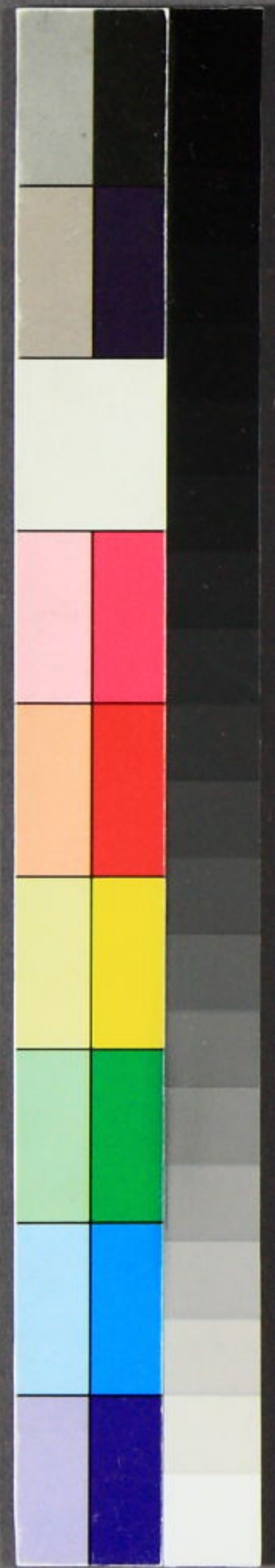


澗松先生文集 二

特別
16
2380
2



2441
4-2



澗松先生文集卷之二



七言古詩

甲辰重九

去年重九玉山縣僮僕盡飢相對怨今年重九劍巖
村親舊滿座同杯樽他鄉不似故鄉好卻恨歸來苦
不早黃雞白酒碧溪頭滿目秋山佳興悠且將款曲
永今夕休語曾爲亂離客遍地黃花吐晚香當天素
月流清光催絃拂柱錯觥籌取樂不知秋夜長歌聲
清切雲斷續舞袖凌亂風飄揚使我樂此心融融恍
若身在羲皇中間行樂只如此富貴勲業皆餘事

村實紀

有酒不飲知何俟

竹醉日移竹

植物之中竹似賢古來君子多愛之子猷徙宅必栽
種樂天作記工文辭吾生性癖異於衆百年寄心唯
在茲人於此君愛直幹我愛貞心能自持世傳端陽
十有三乃是衆竹皆醉時移栽碧竿合此日壅土培
根直箇宜試將數叢種前除頓覺兩鬢清飈吹栽培
封植不終日一枝一葉無損虧初疑七賢月下醉更
訝二子山中飢自從疎影蔭我簷滿庭花木皆麤卑
乃知琅玕異凡卉百草不敢爭其奇幹森碧玉葉翠

羽肯同春華容易衰清標可於盛夏觀苦節須向隆
冬知幽人嘯詠發高興義士耽玩同襟期我今移此
近庭戶豈是徒取枝葉爲重爲祝曰竹兮竹兮我旣
爲爾卜日作庭實爾亦爲我歲寒心不移

德巖挽

德巖大人隱君子平靖公乃高王父家聲清白質純
美恬靜眞醇天所賦營求肯爲後嗣謀遺安不減鹿
門叟寒岡夫子同歲生公早托契稱師友門庭子弟
得依歸太中濂溪同一符青山白屋夢羲皇養眞絕
意浮名趨敏眉不作物無忤一室春風和氣敷潛光

不使俗人知隱德可與神明孚天翁錫類積善家膝
下已撫曾玄孫行年八十六春秋鄉里咸推為達尊
道也恭聞婦翁教昔年一拜承聲效嘉言樂甚聽琴
瑟德宇高逾仰嵩岱充然有得若飲醇不覺鄙吝潛
消磨還嗟盛世老逸民更惜良玉埋塵沙翻驚南極
壽星沈古宅生涼山日斜如今無復舊儀刑後輩於
何考成德小生分義當執紼白茅青芻臨穴哭廬坡
豎碣適同時遠行愧負平生情哀詞題罷欲潛然悲
風為我來冥冥

冬嶺秀孤松

吾愛截然特立冬嶺上亭亭落落獨秀之孤松老幹
偃蹇交錯如屈鐵深根屈曲盤踞如臥龍况有參天
黛色貫四時下臨絕壑上危峯天寒歲暮風雪急朔
氣冽冽當嚴冬木不可恃其鬱鬱草不得保其茸茸
爾獨超然凜不改肯憚霜雪爭侵攻耐寒能守子卿
北海節固守可追孤竹西山蹤所以陶公撫盤桓為
其有似忠臣義士之形容彼哉望秋先零蒲柳種一
時葱蒨終奚庸我亦平生尚奇節為爾把筆書橫縱

風樹吟

今年花落明年開今夜月沈明夜迴哀哀我父恩昊

天一去泉裏何時來幽明永隔恩愛絕擗踊不見天
恢恢含冤訴日日無語慟哭呼天天莫歛悲吟蓼莪
歎不卒讀罷只覺心肝摧吾寧一死亡父側往從地
下何難哉唯憐病母尚在堂弱妻穉妹如蒙孩三人
命脈繫一身我去不日隨塵埃念此未忍滅吾性忍
心抑志扶殘骸且思孤我無兄弟孑然隻影空庭隈
一死雖云快於心先靈應泣於泉臺有子不如初無
子一片荒丘誰奠杯茲全頑命彊餬口立氣持形寬
我哀雖然永慕豈有極極地窮天終未裁懷恩何處
骨更酸毀垣遺宅封莓苔荒墟物色摠斷竟月巖索

莫瀾臺堆溫良忠信不欺德可質神明難歷枚平生
愛玩手所植紫薇蒼松梧竹梅况覩詩歌篋笥中不
禁哀涕雙交腮覽物無時不感傷此身未滅心先灰
心先灰可柰何六合茫茫西日頽

七言絕句

避寇榮川憶故鄉 戊戌秋

黃花落葉滿階秋把酒攜朋上小樓堪恨異鄉逢好
節客懷還與水悠悠

聞韶客中有懷三首 庚子春

天涯淪落未歸身窗外梅花又一春明月不知人有

感碧空千里去來頻

自我流離問幾何三千六百日經過黃昏倚柱獨惆

悵林外一聲栖暝鴉辛丑夏

淒涼風日屬秋三夕客鄉心不自堪病裏忽驚重九

近黃花白酒憶江南辛丑秋

經亂後初還劔溪二首癸卯冬

十載流離清洛濱劔溪煙月管無人如今始返童遊

地不老青山入望新

鄉園誰道昔繁華喬木來尋感慨多只有溪山猶舊

態冷風吹雨夕陽斜

題零浦江舍二首甲辰夏

別境風煙夜更奇幽人閒詠考槃詩江頭處處明村

火正是漁家結網時

沙平江濶曉雲開宿鴨雙飛任去來中有孤舟打魚

子朗然高唱棹歌迴

泛舟景釀臺下乙巳夏

月滿孤舟酒滿罇遊人酣樂夜將分一聲寥亮誰家

笛吹破長江十里雲

林居雜詠八首在劔溪

溪邊容膝數椽廬案上潛心一部書只向靜中專所

樂不嫌門外客來疎

青山日夕氣佳哉野鳥川雲得意迴酒力始醒幽夢
覺朗吟高步上南臺

期將疎拙老林園萬卷生涯樂不諼窮巷悄然春日
永隔窓啼鳥靜中喧

栽松栽竹又栽花白屋生涯亦已多名利不如耕釣
樂一瓢何羨五侯家

芒鞋竹杖岸烏紗醉起溪村日已斜嘯傲丘園無箇
事呼童汲水灌幽花

睡起溪村海色分微茫煙景滿郊原山靈似惜溪流

急故遣朝雲鎖壑門

手種雙松枝幹成一株直上一株橫莫嫌春夏無奇
節到得歲寒方見貞

茅簷隱映綠陰間人靜柴門晝尚關極目四山雲變
態倚窓終日可怡顏

江上雜興十四首 在柰內

明波為鏡石為屏碧樹含風爽籟生莫道山翁無事
業竹牀移處展黃庭

水鏡山屏護一廬仰觀飛鳥俯游魚綠陰濃處仙雞
唱疑是王喬弟子居

一面清江三面山蕭然白屋竹林間箇中何物同心
事沙鳥千羣自在閒

巖巒簇簇彩屏回竹裏茅簷向水開短棹行裝無定
所白鷗同去又同來

煙消風定立江湄水底遙岑鏡裏眉嘯詠卻忘山日
暮興來還怕俗人知

一鶴高飛萬里天江湖勝地好盤旋由來飽食終謀
禍莫逐秋鴻近稻田

睡覺虛窓海色浮半輪殘月隱汀洲一聲款乃江天
曉知放東南孤客舟

世人皆向名場去獨有江山象外遺白手歸來收拾
盡滿船風月自相隨

鷗飛如雪水如藍寂歷江天細雨零漁唱一聲山夢
覺竹林疎處數征帆

雨過林亭暑氣清竹林高臥養襟靈居然一枕羲皇
夢驚破游魚蹴浪聲

道興湖上道人遊霞佩星冠照碧流夜靜月沈笙鶴
去鏡光明處泛虛舟

秋江夜夜趁漁翁洗網迴舟月滿松清露著巾巾角
墊卻嫌人笑學林宗

江山自古無常主無事身閒是主人向使子陵爲世
用桐江鷗鷺未應親

花氣氤氳草氣浮松聲淅瀝水聲幽問誰領得風流
事唯有黃鸝與白鷗

感興十五首

障川之柱指南車只在心經一部書會得西山喫緊
意操存省察此權輿 右觀心經

文公家禮未成書楊氏推明補闕疎後學但當求合
義何須屑屑泥於初 右考家禮

无虞卽鹿入林中只見金夫不有躬勿用吝窮須翫

究六三爻義在屯蒙 右翫易爻

是是非非百萬億不聞不睹臥茅庵世間何物嬰心
慮一味簞瓢老更甘 右安分

晦名存實學孜孜莫使游聲謾四馳掠取浮名無用
處矧伊名與禍相隨 右避名

掃了人間外物繁唯將一理究原根主人翁在神明
舍勉使惺惺勿使昏 右論喚醒

潛心對越卷中賢虛室無人意更專著力一生何所
勉隱微幽獨不欺天 右論慎獨

飢飽寒溫一聽天更無勞攘撓丹田頽齡只恨工程

闕虛擲從前五十年 右悼失學

傷易傷煩誕且支興戎盍亦慎樞機括囊守口從今始勿向人間浪是非 右戒口禍

明則皇天暗鬼神於斯不愧 是誠身爲中鸚鵡能言語莫把能言許可人 右戒便佞

千名逐利世爭馳污潔雖殊總是私私欲勝來公義滅小人君子判於斯 右攻私欲

袞袞長江立立山千秋不變兩儀間男兒事業當如此節義要須作大閑

雨洗方看山色活雲消更覺月光明欲知天理昭然

處須去曾中利欲萌 右二首觀物契悟

藜藿美糲飯慰飢腸靜對羣書坐竹牀道味嘗來忘肉味豈其求食必膏粱

朝日初昇坐弊牀展經探蹟到斜陽沈潛義理精微處飢渴何曾惱我腸 右二首劬書忘食

柰內謾述

橫陸鱸鯨螻蟻侵自憐鱗甲困蹄涔如今喜得清江水潑潑洋洋何處尋

讀南冥集

三朝徵士七除官一拜君門臥碧山莫道南冥無事

葉清風石世振東韓

宜寧路上遙望鄉山有感 庚戌冬

匹馬單童發大平凌晨踰嶺過宜寧前途漸邇慈顏
近一望鄉山眼卻青

晉陽途中詠野梅 辛亥春

野外梅花草裏開細風吹送暗香來世人不貴和羹
實誰肯移渠近地栽

杜谷山堂口號 壬子夏

何人深鎖白雲關漱濯清泉臥碧山林壑靜深塵世
閒掉頭長往不須還

寄贈文上舍汝幹 弘運癸丑春

春深溪上日光遲花覆層巖柳拂磯安得才雄文上
舍揮毫一寫百篇詩

乙卯苦旱籬菊盡枯

苦旱之餘霜更繁籬邊叢菊但枯根書生獨立空庭
泣歲晏清香何處聞

茅谷射亭夜飲 乙卯夏

雨過微涼生古樹夜深靈籟在長松醉來人臥白雲
裏明月滿臺清露濃

三綱九絕句 丁巳秋

呱呱襁褓失雙親纔及成童痛慕新摹寫兩真存

敬丁蘭千載豈無人右趙監察應卿○公在襁褓連喪怙恃及長慨然銜恤以不識

父母一頓面以致哀敬魚大諫灌圃公為作畫像贊以歎美之

辛勤甘旨涉鵝州愛日丹誠老未休足不出廬終禮

制公年七十有三秋右李訓導郊○公為養親嘗求巨濟訓導以供濟隨故云辛勤

甘旨涉鵝州公年七十二聞旌閭載輿地勝終喪制可見其篤孝事

覽

痛親非命抱哀傷閉戶終身不踐鄉追養每思如在

敬想公心事可沾裳右李處上○公之父以非命死於獄公痛之隱居行義於郡

北大山里松楸之下教授子弟平生足跡不及城門鄉人罕見其面祭祀則如在致誠云

人心天命力難爭隻手焉能抗大兵歸臥故園徵不

起忠貞豈獨吉先生右趙中軍純○公仕於麗末官至同知征遼之役公佐中軍至

威化島回軍之際公抗言曰以藩國犯上國固不可不請命回軍左不可遂去歸鄉社門

不出及其門前太祖龍興屢徵不起上嘉其節命於其門前立下馬碑以示使人矜式之意

廢朝當日憲章顛怖死人誰敢糾愆獨立抗言終不

變龍逢直節可齊肩右朴獻納漢柱○公在諫院言事截直不避雷霆且廷論任士

洪姦耶之狀燕山大惡之戊午禍起公以會遊佔畢齋門流配碧潼甲子被殺

醜虜長驅海嶠昏紛紛鼠竄背君恩當時列郡誰男

子獨有堂堂大笑軒右趙咸陽宗道○公自少有志節慷慨好義壬辰之亂傳檄倡

澗松集 卷二 詩 十一

義列郡為之魯應丁酉秋賊再動公以咸陽
舊守守黃石城守城將白士霖毀城夜遁城
遂陷公與安陰縣監郭公趨不屈死之光海
朝旌閭特贈吏曹判書又載續三綱行實忠
明巨

沒齒不咬葷與肉一生長慟所天亡千秋賴有旌閭
在行路猶聞未沫香右仁川李氏○巨濟訓導郊之
女姜法之妻也法之沒李氏傷

痛終身不食葷菜
魚肉事 聞旌閭

松溪處士之孫女閨行貞嘉有所傳臨難一朝能自
决芳名豈下竇娥賢右曲城申氏○松溪處士李誠
之孫忠順李公信妻也夫歿托

夫侄明愿以居兵火蒼黃中不廢祭奠一日
方設朔奠賊猝至申氏知不得免拔佩刀自
刎死事 聞旌閭

淑女宜為君子配夫人閭範出刑于崩城一慟終身
抱繩帶緇衣供祭需右全州柳氏○生員李公喜弼
妻也公歿柳氏傷痛喪畢猶服

緇衣繩帶躬供祭需
期以終身語出州志

東賢十六詠

東國儒宗社稷臣劬勞事大又交隣難將隻手扶傾
厦蹈空成一箇仁右圃隱 姓鄭諱夢周字達
可丁丑生麗末人

閔子琴聲切切哀先生悃幅此中來絃歌舊縣雷餘
化一脈淳風庶可迴右一蠹 姓鄭諱汝昌字伯昂
庚午生 成朝朝人

魯齋之後豈無人小學編中覺道真尺步繩趨非假
偽身心體驗德彌新右寒暄 姓金諱宏弼字大猷
甲戌生 成廟朝人

表著貞臣不沒名封疏叫闔樹風聲秋江氣節秋江
似道義綱常賴以明 右秋江 姓南諱孝溫字伯恭
甲戌生 成廟朝人

公嘗撰師友錄六臣傳
故曰道義綱常賴以明

玉色金聲聳視聽儒風德望冠朝廷如天少緩生陰

翳糠粃猶堪做太平 右靜庵 姓趙諱光祖字壽直
壬寅生 中廟朝人

灑落虛明雪月襟昭然萬象目中森花潭學術君休

議擺脫人間利欲心 右花潭 姓徐諱敬德字可久
己酉生 中廟朝人

紫玉山中臥白雲圖書萬軸講劄勤許多繼往開來

業根柢元朝自警文 右晦齋 姓李諱彥迪字復古
辛亥生 中廟朝人

松籟聲中晝掩門紅塵不到願人軒誰知名利關能

透為是家傳百行原 右聽松 姓成諱守琛字仲玉
癸丑生 中廟朝人

遯世寧為好爵縻煙霞空老廟堂姿退陶翁亦欽清

隱歎惜時人不甚知 右大谷 姓成諱運字健叔
己生 明廟朝人

溪先生與黃俊良書曰成健叔清隱之致令
人起敬惜乎時人不甚知其高耳然知不知

何關於
隱者事

酷悅朱書便奪胎潛心理窟不會回巖栖翫樂餘香

在晚隱清風百世崑 右退溪 姓李諱滉字景浩
酉生 明廟朝人

泰山秋氣壓頽瀾敬義工程妙透關道不遇時寧小

用懷藏國器軸邁間 右南冥 姓曹諱植字捷仲
酉生 明廟朝人

尊信陶翁事講論如西山在晦庵門月川舊業今寥

落誰把塵篇究緒言

右月川

姓趙諱穆字士敬甲申生宣廟朝人

剖析微言互異同降幡不豎隴雲東能令至論終歸

一麗澤相資大有功

右高峯

姓奇諱大升字明彥丁亥生宣廟朝人

公嘗與退溪先生論格物說各有異同而高峯不屈至於末年退溪覺悟以長書謝過於

高峯其說甚長今不能載錄

就正溪門自妙年經綸大葉片心傳終能輔佐中興

主麟閣勲名白日懸

右西厓

姓柳諱成龍字而見壬寅生宣廟朝人

心經註解明心學禮說編章整禮坊况有扶倫疏劄

在高名日月與爭光

右寒岡

姓鄭諱述字道可癸卯生宣廟朝人

天成德器自凝純一笑開來片片仁性理圖書為事

業神遊三十六宮春

右旅軒

姓張諱顯光字德晦甲寅生宣廟朝人

已未初夏靈山守全性之省峴丞權道夫泛

舟江上送人招我以詩寄之

沙鷗驚散水神愁舟子傳呼宦客遊自是江山還不

靜此身何處避喧咻

舟中與道夫勸酒相謔道夫不肯飲戲占一

絕

忘憂亭上人已去忘憂亭下水空流逃世學仙猶若

是君今不醉欲何求

乙丑殷秋梁侯龜翁約與鎮海柳使君璞漆

原南使君烜靈山金使君希說前府使裴公
引祿辦船遊於景釀臺下先訪余於柰內余
於是時適以仁原君致奠事出在平廣家奴
走通向晚乃歸梁侯方虛坐待之責余避客
故以詩謝之

阜蓋衡門本不期遨頭虛佇豈前知孤山落日歸舟
晚卻恨家僮放鶴遲

蔚津舟中示同行二友

韓鈞隱夢參朴處士
道元先生與二公將

响不
知巖

夜靜江天月滿舟同來三侶摠仙儔此行不是閒遊

行直泝真源向上流

漆原李侯岷罷官歸抱川

南國風霜鬢髮衰樊籠一脫興何支鄉園物色春應
好歸及寒梅滿舊枝

江上卽事二首

栖息煙霞臥碧山任他平地起波瀾簞瓢自適忘飢
渴好把圖書靜裏看

江頭煙火兩三家石峭松疎一逕斜芳草綠陰晴景
暮此時幽趣勝看花

龍山新卜

澗松集

卷二 詩

十五

龍山一樹紫薇花花外茅簷是我家只為松楸長入
望非無勝地寄生涯

要黃樂夫 俠 泛月 在龍山時樂 夫避疫柰內

龍華一髮動新秋林壑生凉石路幽今夜欲尋江上
寺請君乘月放扁舟

感遇

芝蘭荆棘并生庭蘭日焦枯棘日榮物理到今難可
詰誰將此意扣冥冥

江上暮春

把酒留春春不留飛花付與暮江流明年此地春應

返須趁芳辰滿意遊

鄭桐溪謫耽羅島

萬古綱常懸日月百年身世等鴻毛可憐一片耽羅
島鎖卻貞臣氣節高

甲戌秋與辛子重時望諸君遊蔣明輔江墅

吳昌原汝撥有約不來

吳侯有約來不來遠客獨登江上臺愆期在彼我何
與不妨爛醉黃花杯

甲戌秋與鄭誠甫寔諸君登離宮臺

離宮臺下水空流千載新羅夢已悠把酒勸君須痛

飲古今人世一蜉蝣

林樂翁除官赴洛

乙亥冬

榻前特除師傳

樂翁隨之

桐溪林谷一時行應為蒼生做太平前席嘉猷先急務須教 聖學日高明

次韻

林谷

彊策疲癯啓遠行眼看周道砥如平此身於世將何用深愧虛名誤 聖明

題樂翁書堂壁上

林谷老人天品好儵然一鶴出雞羣也知瞻慕堂空

後文采風流屬乃孫

夢見蔣明輔感綴一絕

虛舟江海兩衰翁樽酒開懷一夢中蝴蝶忽驚秋夜永不堪窗外聽寒蛩

李秀才濂與其弟瀝冒雨來問學以詩贈之

立雪曾聞二子偕感君昆季雨中來自今力學兼文行勿墜家聲負畏齋

白鷗宿於陂澤有感而賦

白鷗一名天鷗

雪翮霜毛雙白鳥清音寥亮徹穹蒼窺魚莫向汙池宿毒矢彊弓伺爾旁

印溪贈趙士達逢源

愛君風骨出尋常異日應令世業昌臨別贈言能信
否學先忠孝後詞章

沈子茂松惠刀

延陵高義至今說挂劍徐君墳上枝何似當年親把
贈西江雷雨斬蛟螭

黃江舟上次鄭誠甫韻

海雲風月多年閒崔仙一去臺無顏我泛滄溟領勝
槩鏡裏秋山相對看

冷泉亭與李會之道亨李而實涑諸君打酒

夜話

兩君攜酒勸我飲情也非酒無辭辭無辭彊飲不覺
醉放浪都忘醒者嗤

謝裴伊川送三友酒

故人情重記貧交遠送春醪慰寂寥一酌陶然忘世
事落花飛散雨蕭蕭

龍山謾述

衰病年來百念休杜門歌枕絕交遊華山洛水吾將
老沙月松風散我愁

戲占二首

世人爭說桃源好未必桃源避世喧若醉山醪忘世
事人間何地不桃源

雍熙昔日大平春故簡民愚俗亦淳末世文繁人漸
巧幸君猶是結繩人

聞南漢受圍慨然有作二首 丙子冬

腐儒平昔不談兵臨亂如今但骨驚月暈孤城消息
斷北辰回首涕空橫
天地無光日晦冥山河帶憤鬼神驚可憐禮義文明
域變作氈裘辮髮氓

寄贈釣洞主人 朴細

憶曾傾蓋開懷處細雨磯頭酒一罇勝地好人俱可
念停雲回首殺吟魂

寄贈廣巖主人二首

場巖翁作廣巖翁江海萍蹤到處同山水定供仁智
樂家聲應繼下鷗翁

滄海東頭架小亭主人嘉趣謝浮名何時匹馬重相
訪共聽松風浙瀝聲

忘憂亭別南漆原 烜

曉月蒼蒼江水長津亭此別一何忙人間聚散元無
定昨夜酣歌今斷腸

寫哀二首

地下二人消息斷人間一子形影寒何年何處重相
見說破平生恨萬端
鄰家穉子呼爺處古樹烏雛反哺時耳目能令心起
感沒身哀恨有誰知

戲李克欽行周恨居城底

大隱從來隱城市新居莫歎在湫卑但令方寸能虛
靜霽月光風動自隨

聞柳修巖衫計

修巖於我年相近聞道居先故敬之一別雷龍泉路

隔此生何處更相隨

江村暮興在龍山

隔樹流鶯啼恰恰穿花戲蝶舞儼儼短筇芒屨歸來
晚江上青山欲暮時

謾述

朔風號怒雪霜侵百卉俱腓萬象陰笑問北山松老
榦歲寒能得保貞心

憶大笑軒兄

忠義堂堂大笑公眼空今古氣豪雄鴻毛一擲扶人
紀千載英風振海東

三山大平村與諸友集句

時有彈秘琴如柳琴者

中散琴兼學士琴

李省甫

鍾期心是伯牙心

趙致遠

一場

佳會真天假

林樂翁

靜對忘形夜已深

李膺甫

江上雜興

煙霞深處結茅宮境僻寧教俗客通萬籟靜時方寸
淡滿山蘿月一江風

到官舍

守正期如處子貞一生安分不求名卻來偃室非公
事自愧持身異滅明

用前韻又占二絕

行當果決守當貞為善要須不近名巧語足恭兼佞
色恥之無讓左丘明

平生志願在幽貞肯學羣兒逐利名千載何人吾所
慕樂天唯有晉淵明

古意

朝朝汲水灌幽蘭石路崎嶇幾往還根本已深枚葉
茂玉堂他日薦金盤

懷想雲門泉石

牛疊雲門水石奇逍遙三足此栖遲何當結屋中間
臥山色泉聲樂我飢

追次李平澤儼示韻

浮雲一片太虛中，世事紛紛過眼空。
不關是非兼得失，何論南北與西東。

戲占一絕追答趙樂甫徵天簡中語

丁亥冬叨師傅之命，將欲啓行，樂甫病臥，寄書為別，書中有曰：「一罹禮羅就養，離籠龍華霽景，洛水清風，其誰與陪賞也。余甚愧惕，無以為報。行到昌寧，病未得達，狼狽而還，追思樂甫之規益，感相愛之情，終不得無言。」

龍華霽景渾依舊，洛水清風尚宛然。
肯向離籠甘就養，高飛一鶴在雲天。

月夜懷蔣明輔

雲鴻翔鳳意相通，風詠鳶魚趣亦同。
同住一江分上下，幾勞覓夢月明中。

聞張侍郎椿禮葬遼西

文山正氣子卿忠，完醜猶欽節義風。
遙想遼西一抔土，精靈夜夜首陽通。

自挽

翔鳳亭中鳳不還，飄然直上白雲間。
湖山自此無常

主明月清風萬古閒

長者池邊呈復齋丈

鳩杖鏘鏘鶴髮明德星因得壽星精他年勝會如相
憶長者池邊細草生

謾述

忘言忘物又忘機忘世忘身忘是非此外悠悠千萬
億都忘來臥釣魚磯

遊玉川洞

溪流如玉石如枰手弄潺湲坐濯纓安得移家專一
壑薜蘿煙月送餘生

合江亭會飲夜示同遊諸賢二首

荒涼草屋竹林間只有山僧許往還何幸羣賢供勝
會一江風月未全閒

哀絲急管助清歡更上蘭舟弄月還此夜合江亭上
會人間他日再逢難

辛卯春載石物自晉陽歸鵝湖三首

春波微漲發扁舟載得雲根順北流指點歸程向何
去龍華西麓是孤丘

惜別臨江挽去舟盤中魚蟹揔珍羞來時脈脈無窮
意都付長天月一鉤

月牙山下繫行舟為別情朋更少留西日欲沈江路
遠煙波離恨共悠悠

奉呈尹宜寧舜舉勸立秋江祠宇

秋江大節冠吾東埋沒無人建一宮天遣使君來下
邑儒林想慕望餘風

追次尹宜寧韻甲午七月既望乘舟訪余于江上因與夜話於江寺

沮溺當年笑問津躬耕沒齒樂沈淪滔滔不返人無
數抵死誰知到死濱

附原韻

童土

飄然一棹下南津為向龍華訪隱淪後夜月沈蓬

底睡輕舟已泊大江濱

挽蔣明輔二首

君今此去望如仙清福江湖二十年只恨賢才終不
試獨留寒月舊漁船

同栖巖穴一江分秋月春花幾憶君堪痛絕絃難再
續謾將衰涕灑殘雲

無題

晏嬰不識宣尼聖趙抃寧容茂叔賢古往今來知己
少伯牙從此斷琴絃

題崔兄海亭

亭在固城山北崔兄名秀岡字卓爾判官叔父女婿也

匹馬來尋海上翁
蒼山當戶水連空
崔仙去後崔仙在
明月清風把握中

青松寺遇韓釣隱

紅樹青山俯碧流
一來登眺散千愁
莫嫌松逕勞冠蓋
淡水交情到白頭

悼成秀才夢卿

元解於我為甥女壻
乙未仲春以度化去

寶鏡無塵水未波
瑩然方寸絕疵瑕
可憐白壁埋黃土
廿八年光一擲梭

乙未踏青日奉寄靈山使君行軒

使君與鄭
持平皆泛

舟蒼崑余以
足疾未赴

抽身簿牒叢中出來上蘭舟
泛洛江况得烏冠驄馬
客風流名節兩無雙

挽裴受甫

弘社

哀誠懇懇居廬日和氣融融
共被時舉世幾人能似
子為公長慟又長悲

七言律

浴後有感

癸丑夏

亭南一曲寒溪水
滌盡全身萬斛塵
雨過春山生氣
像雲消秋月換精神
登高更覺曾襟豁
望遠還知眼界新
颯爽清風生兩腋
冷然卻似羽衣人

劍溪臺上次李上舍會一韻

高臺大野又長流
風月煙霞別一區
佳句覓來忘世慮
濁醪開處遣閒愁
曾襟廓落人猶鶴
地界清涼夏亦秋
况與親朋連日話
人間此外更何求

贈場巖主人

甲寅春

人世紛紛是與非
超然君獨脫塵機
月明秋水鎔金躍
花落春湖錦浪肥
盡日觀書開竹戶
有時垂釣坐苔磯
一江鷗鷺皆知已
何恨門前外客稀

道興津頭奉別嚴太守

愧乙卯秋

宦路升沈苦不常
我侯投紱最堪傷
秋風撼樹離傷

冷江水連天別意長
十室四年霑惠澤
兩鄉千里隔參商
朝家坐失循良吏
誰道公言出阜囊

病臥溪上奉次固城堂兄亨道韻

乙卯秋

數日沈疴未出遊
曩時行樂已全休
嶺雲歸處樹陰暝
梧葉落時天氣秋
萬事在天那用力
百年如夢不須愁
邇來更喜過從斷
只有雙清是我儔

乙亥暮春東遊感興

滿載羣賢一葉舟
浮河達海恣遨遊
寺名甘露人誰勑
山號神魚世幾周
徵士清風餘古廟
露王異蹟但荒丘
奇觀未了歸帆促
夢落三义七點頭

冬夜有懷

冬夜曼曼夢不成獨憑長劍恨難平排雲叫闔時何
晚跨海屠鯨氣自橫欲渡黃河水汗漫將登泰岳雲
崢嶸雄懷未逐年華促暗怕頭邊白髮生

聞鄭桐溪昇疾還山

風雨孤城萬死餘昇歸病骨故山隅一邊好惡何須
算千古綱常賴以扶貫日精忠夷夏聞凌霜直節鬼
神孚當時此義誰相許獨有清陰是丈夫

次鄭誠甫泛舫臺登覽韻

黃雞綠醕辦仙遊挂席檣烏漾碧流孤鷺落霞山色

暮荻花楓葉雁聲秋眼窮鰲島天疑盡臺壓鯨波地
欲浮蟬蛻此身無繫累一生蹤跡白鷗洲

江上雜詠

恥向名場役役勞飄然遐舉臥江皋託盟魚鳥機心
斷寓興圖書契約牢人爵不如天爵貴青雲爭似白
雲高春風沂水饒真樂莫道欽夫一世豪

柰內臺上呈梁侯龜翁

臨江斷麓巨鰲蟠水底遙岑鏡裏鬢太守風流傾阜
蓋書生氣槩片黃冠三杯放浪形骸外一笑軒昂宇
宙間幽賞未窮登小艇碧波秋興共漫漫

在柰內時漆原使君李侯崕與靈山使君姜
侯煒昌寧使君沈公長世各率子弟會飲于
臺上酒半泛舟中流余乘醉走筆以示之
遨頭欣得使君賢滿載風流坐小舩十里江山
裏畫一罇談笑鏡中仙年光忽忽容顏改世道
悠悠勝事遷遇酒卽今宜酌酌明朝此會夢依
然

無題

中年忘學晚無聞白首紛如眼欲昏敬義工
程慙未驗誠明事業敢輕論虛舟身世曾何繫
破屋生涯永不諼獨有淡然方寸地竹窓清夜
月無痕

贈金萬古

桂字○槃泉公之
子官持平號易眠

眼青頭白喜兼悲為憶曾遊晚退時此夜燈前
情未盡明朝別後會難期鸞栖枳棘君才屈鶴
老江湖我命奇萬事破除無過酒深杯滿酌不
須辭

次金萬古送韻

辱贈來投告別時此生無處得相隨曾孤匹馬
尋賢契更愴重泉隔老師月滿屋梁疑面目雲
停天末悵離違緘來壁上龍蛇字魚鳥欣然亦
有知

追次揚上舍以貞 韻

戲刺扁舟繫柳枝萍逢一笑本無期已將玉韻
驚塵

眼更把瓊漿慰病脾，傾蓋便知情若舊。殘罇未覺席
頻移，江天夜景無如月。莫恨回舟上馬遲。

初夏舩遊 戊辰

薄暮移舟景釀臺，龍華山下更沿洄。嶺雲吐月清光
動，江樹含風爽氣來。萬古英雄孤鳥過，千年形勝一
罇開。丁寧爲報翠巖子，後至莫辭三百杯。

次申梧峯海亭韻

斗尺山前學士臺，孤雲往事若浮埃。神遊八極稱仙
骨，名動中華仗藝魁。脚下蓬壺雙塊土，眼中滄海小
瓶罍。清風七百年如昨，一入紅流竟不迴。

朴察訪子龍 江衢新卜

琴湖灘上數椽廬，云是沙斤察訪居。石里雲山圖畫
妙，一灣流水鏡光虛。閒中興味三杯酒，靜裏襟懷萬
卷書。駟馬高車君莫要，不如多喫此江魚。

江舍新勅示僧靈誕

僧從方丈遊江海，爲我安亭近水涯。清洛北來流浩
浩，龍華南峙翠峩峩。石泉窩後泉生石，沙月堂前月
印沙。獨寐寤言因獨樂，靜中還恐俗人過。

江舍偶吟

臨江白屋靜無塵，四壁圖書臥此身。緘口不談山外

事杜門寧見俗間人月生波面方知夜花滿峯頭始
覺春分內簞瓢甘似蜜康侯自是不言貧

聞再從兄益道除武夷萬戶

八載風塵苦宦遊奈何終拜武夷侯家山路隔三千
里慈母年逾七十秋白雪擁關征馬倦黃雲迷海僕
夫愁他年儻斬樓蘭首麟閣功名定可收

奉次梁侯龜翁二水臺韻

簿牒叢中笑未開公餘乘興筭林臺蛇盤虬走清溪
遶鳳舞龍飛翠嶠回自占歐陽滁上樂何煩山簡習
池杯桑麻百里弦歌咽野鳥沙禽亦不猜

聞從兄新占方臺

聞兄占得方臺勝已向人間斷俗緣滿壑煙霞高枕
下一江魚鳥小窓前琴書詩酒身多暇雪月風花興
獨專清福百年無此比便知平地有神仙

聞寒岡先生計

天佑吾東降淑精退陶之後有先生文章德業人宗
仰出處行藏國重輕一世咸知喬岳望千秋不隕日
星名斯文已喪將安做嗚咽空流洛水聲

梅鶴亭懷古

亭在善山海平南故
進士黃耆老所構也

西風一棹溯空明來訪孤山舊廢亭日暮殘雲栖古

樹秋深缺月印寒汀琴書寂寞今何處梅鶴淒涼只
有名惆悵名區久無管一江鷗鷺亦含情

林居謾興 甲寅春

誰教春雨洗山川一夜溪南百物鮮遠岫山嵐浮靄
靄幽泉石溜瀉涓涓野牛眠處草如織林鳥響時花
欲燃節序如流人易老要須酩酊臥樽前

昌原東軒次雙梅堂韻 甲寅夏

荒城寥落樹參差簾外青山閱幾時池月又生前夜
魄牆花猶發去年枝使君風味琴邊酒客子瑰觀壁
上詩鶴洞儒仙曾此住會看青鳥導雲旗

昌原珠還堂追次黃海月 汝一韻

波恬滄海鏡光頽登眺孤城醉興來曉角響從寒月
落春帆影逐晚潮迴絃歌化俗追言偃絲舞娛親學
老萊太守風流堪莞爾邑人誰是舊澹臺

觀海

觀於海者難為水亞聖之言豈偶然蛟窟千尋深莫
測鯨波萬頃濶無邊初如雲漢乘槎客還似蓬瀛採
藥船卻笑從前遊戲處潺湲溝瀆浴鳥鳶

奉寄完山通判梧峯丈 辛丑秋

相思人在完山府煙水重重隔幾尋湖嶺片雲千里

夢養吳孤月兩鄉心松江尊老秋將晚粟里苔荒歲
已深宦海由來風浪險豈如歸臥故園林

過海印寺贈戒慧僧

夢想名區問幾年偶來今日訪幽禪蒼藤老檜藏山
逕彩霧祥雲鎖洞天紅錦交輝霜後葉明珠散落石
間泉仙鄉不許畱塵客匹馬西風獨悵然

江齋偶占

一臥江湖萬念空雲浮天末水流東清涼境上心長
逸昭曠原頭眼忽通月到風來聞詠裏花開葉脫靜
觀中桃源只在尋常處卻笑漁郎眩落紅

蔣處士江亭

上看蒼壁下清流亭壓長江大野頭茂叔蓮花元亮
菊天修簑笠子陵裘心灰名利雲同趣性癖湖山鶴
共遊俯仰人間皆役役此翁於世獨無求

挽旅軒先生

山頽梁折哭諸生一脈斯文墮杳冥瑞日祥雲程伯
子冰壺秋月李延平溫中有厲人猶畏道外無求守
自貞覲德醉心今已矣哀詞題罷涕交橫

挽桐溪翁

史魚之直汲唐忠二百年來只數公絕域投時腸似

鐵孤城危處筆生風千羊未及一狐腋獨鸚能令羣
鳥空善毀終難淪大節清名億載日星同

挽朴篁巖 齊仁

雙岸峯高鼎水清孕精千載碩人生聞風山海明趨
向味道林泉養性靈晚節微官那稱德幽貞事業只
窮經斯文遽喪吾安仰執紼佳城涕自零

挽李畏齋 厚慶

猗蘭白雪灑襟懷南國斯文數畏齋直論差彊人意
思高標可作士模楷寒岡舊業衣書托平靖遺風德
行佳勸矣如今曾篋易此生無路拜庭階標姚之姚
莽蒼之蒼

模楷之楷皆仄聲而杜詩姚作平聲用鶴峯金先生芙蓉堂詩著作平聲用此詩楷押亦用此例

挽李聘君 屹

恩猶父子義師生忍見丹旌指九京朴素休風欽士
友幽貞隱德質神明才高命否天難信跡晦光潛道
自亨痛矣斯文終墜地春雲不復照微星

挽文茅谿 緯

頽波既倒孰能東一脈淳源尚賴公晚歲神交愚伏
老早年親炙德溪翁知來藏往先天業尺步繩趨下
學功已矣斯文將底託圖書萬軸舊山中

挽成浮查 汝信

翰墨當年第一人才高道屈臥江濱閒中事業三千
卷靜裏光陰八十春竹戶荆扉窮亦樂筆精騷律老
彌新從今厚德重難覲回首佳城涕滿巾

挽朴无悶伯和細

南極微星隕海東林泉無主釣臺空青年立腳關闕
路白首潛心敬義功激懦扶頽風更遠尊賢衛道力
何雄誰知經濟平生志零落煙霞寂寞中

挽裴藤庵尚龍

聞說藤庵入地忙斯文一脈墜茫茫隆師至敬推同
輩衛道純誠聳四方每惜賢才遠世用長嗟宿德老

村莊吾衰又抱晨星勸遙望新阡涕自滂

挽李復齋道孜

早從文穆作依歸義理關頭戰勝肥百里誠深仲由
米七旬權治老萊衣藏名酒肆陶真性寄興漁村脫
俗鞵可惜黃泉埋白壁曾無一命到荆扉

挽裴慕亭大維

系出金官大姓中平生醇謹孰如公危朝沈晦能逃
禍清世投閒益守窮立傳忘憂高義闡扁亭孺慕孝
思隆可憐七十年間事回首南柯夢已空

挽仁原君李休復

天生才傑應時須，良士翻成赳赳夫。
偉績千秋垂竹帛，榮名一世動寰區。
將期屏翰扶青社，豈料桑鄉返素輻。
薄葬遺書人感涕，家風孝義定難誣。

挽朴平山 震英

壯志期封定遠侯，妙齡投筆事邊籌。
分憂北塞威聲著，仗鉞西關寵命優。
起復當年難奪志，勲勞晚節便歸休。
英豪氣槩今安在，匣裏龍光射斗牛。

挽趙富寧 英混

大笑先生嗟已遠，流風餘韻在遺孤。
曾襟磊落奇男子，氣宇軒昂好丈夫。
投筆早年懷壯志，專城當日試

雄圖可憐三白堂，前月虛照溪邊舊酒壚。

挽郭木川 衛國

世分交情道義俱，天然辭氣德之符。
再尋陋室情何極，一宿清軒病欲蘇。
六秩浮榮真夢寐，七旬稀算亦須臾。
徐綿未濟緣衰疾，題罷哀詞淚眼枯。

挽李子粹 道純

室有孤孀堂有老，君今此去儻能迴。
詩書零落青氈冷，門戶荒涼素計灰。
技俗襟懷真可惜，出人才行亦堪哀。
與賢亭下同遊地，不忍吞聲獨往來。

挽辛子真 東望 二首

姍姍之親道義朋君今八地我誰憑居家孝友人咸
慕律已溫恭衆所稱晚歲金蘭期永久先秋玉樹忽
摧崩從前惠好情安在北望悲吟病未興
憐君一臥歲三周每向江湖歎舊遊忽忽如今成大
夢蒼蒼無路問端由平生信義歸寥落末路心期坐
謬悠手澤尚留樵隱藁摩挲那禁涕橫流

挽朴一之道元

靜默先生克裕孫家風依舊典刑存三緘守口言無
妄一敬存心學有源知命豈曾趨世路樂天惟自臥
丘園吾衰又抱晨星慟斷雨殘雲謾惱冤

挽林林谷樂翁

道義交深五十年幽明忽隔涕空漣多君憤排修家
業愧我慵愚守井天瞻慕餘輝誰更續龍門絕響孰
能傳吾衰又抱盆歌痛欲草哀詞意惘然

挽李益庵益之

道輔

明珠白璧瑩無疵豈弟伊人早得師司馬小名才豈
展齋郎薄宦志何施我洋絃斷將誰託道義交亡只
獨悲擇地卜鄰嗟永失從今踽踽更何之

挽韓鈞隱子變

聞君八地我心傷絃斷我洋隻影涼獻可辨姦先見

早淵明投綬賦歸忙慈祥豈弟天資好耿介溫剛氣
稟良末路斯人那更得哀詞題送哭蒼蒼

挽郭上舍鎮翁

壽岡

天生佳士惠吾南可惜黃泉白璧沈秀拔才華無出
右溫恭德器罕如今泮宮講學師儒敬江舍談經老
友欽遠業未成先短折斯文一脈竟何尋

三五七言倣李白

蘆花白楓葉赤夜月照沙明秋天蘸水碧同舟同醉
此遊人一詠一觴宜永夕

江齋雜詠二首

六言

魚戲清潭夕照鷗飛細雨春天夜詠松風蘿月朝吟

谷霧村煙

遠近江村野店浮沈水鳥沙禽茅簷一片閑地濁酒
三杯獨斟

無題

昂昂松上逸鶴泛泛水中虛舟萬事人間擾擾一笑
物外悠悠

防禦山東臺登覽

碓岳秋光錦屏鼎湖流水素練登臨絕頂高臺嘯傲
前瞻後眄六七冠童相隨兩三壺觴迭薦藍輿薄暮

澗松集

卷二

詩

三十七

下山百里遙岑隱見

華山洛水謠四言

華山嶷嶷兮洛水源源息交絕遊兮閉我衡門木石
與居兮魚鳥同羣蓬蒿原巷兮松菊陶園春秋霜露
兮感慕靈根爲魚飛躍兮目擊道存卷中聖賢兮夢
裏義軒兩鬢星星兮雙眼昏昏萬事蘧條兮一室清
溫失無戚戚兮得何欣欣浮雲過空兮樂且無垠曲
肱飢臥兮永矢不諼

七言排律

吾亦愛吾廬二十韻

投冠解紱早歸歟依舊柴桑一弊廬風月有期宜伴
侶溪山無恙可樵漁栽松竹菊三開迳種豆桑麻十
頃畬四月清和朱夏首千林葱鬱綠陰初鳥緣樹密
巢無罅人爲居幽興有餘萬物靜觀俱自得一家真
趣獨何如田園勝槩融心醉人世浮榮過眼虛籠裏
不宜馴野鶴池中難可養江魚身隨倦鳥安栖息心
與閑雲任卷舒寄興東臯躬植杖勸耕南畝命巾車
養真自分衡茅穩容膝何須厦屋渠消遣世情三椀
酒翫尋幽躋五車書深藏豈但田家樂勇退元因世
道墟六合已成劉宇宙一家猶記晉居諸幽貞逸軌

澗松集

卷二

詩

三十八

追孤竹嘉遯高蹤邁接輿採菊籬邊頻佇立撫松庭
畔獨躊躇素琴援處天機靜清嘯舒來浩氣據山靜
室虛塵想絕地偏心遠俗人疎條樊不似林中樂羈
束爭如物外居千載清風吹不歇至今餘韻在瓊琚

天邊尚掛長門月十韻

明妃無復漢宮緣一去天涯竟未旋羌笛弄時憂悄
悄哀笳奏處涕漣漣忍看舊歲長門月猶掛今宵絕
域天只怨妾身賦奇釁寧嫌畫手枉嬋娟漢山杳杳
歸心斷秦塞迢迢望眼穿謾掃蛾眉啼夢裏誰教蟾
魄到愁邊孤光夜夜分相照隻影年年只自憐綺閣

穹廬千里隔胡天漢地一輪懸卻羞胡羯將同老還
羨嫦娥未獨眠恨入孤墳青未了琵琶哀怨至今傳

澗松先生文集卷之二

澗松集

卷二

詩

三十九

澗松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

謝賜粟疏 壬寅

伏以臣於八月十三日伏受 賜粟有旨謂臣行誼
見稱於一道為人士所推服自在 先朝累被褒錄
及至今日年齡益高合施獎勵之道令道臣倣古賜
帛之規優給米菽以示 朝廷嘉獎之意者臣伏讀
聖旨不勝惶愧驚惕隕越之至臣是何人 賜粟
是何等異數而敢當此不近之盛禮乎臣庸賤一箇
無用物耳幼少闕學蒙養不端老大冥行未免龍蟄

捏取斗筲虛名厚誣一世耳目以至上誤 天聽臣
之欺世欺天之罪萬死無惜御史若謂士橫道而侮
有土之羞窮殘年老之人值歲饑餓在所賑濟云則
於理似矣御史之啓辭如此 聖上之傳教又如此
則臣亦安心受之餬口聊生其何說之敢辨乎第以
不敢當之教見加於螻蟻微臣有若賞賜功德者然
則臣實恥之孟子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臣雖暗昧
不明豈不知過情之為可恥也竊恐御史巡訪一道
所聞失實而致有此誤 恩也臣昔在 先朝三叨
恩命五十歲而除參奉六十三而除師傅七十五

而除佐郎數十年間疾病憂患疊出橫生一未肅謝
於 闕門之下至於今日不加逋慢之誅而反承踰
分之 命兢惶戰慄罔知所以措躬之所焉臣 累
朝受 恩未有涓埃之報而年齡已暮筋力已盡雖
欲奮發其道無由一朝奄忽則抱恨八地永不瞑目
故瀝血裁疏為謝 恩報 恩之地伏願 聖明畱
神察納勿視之尋常而忽忘焉竊伏見凶荒饑饉到
十分地頭風俗人心到十分地頭而民力盡於事大
膏血分於交鄰赤子嗷嗷於塗炭之中一歲失稔則
民食斷絕民食斷絕則民天亡矣民天既亡則 國

何以爲國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不固本而寧
邦必無之事也周宣王內修外攘致中興之績不修
內而攘外必敗之道也當此之時廉風掃地慾浪滔
天天地閉塞正道晦冥古聖賢仁義道德之說未嘗
一日行於宇宙之內人不知禮義之爲何物廉恥之
爲何事所急者利所爭者私利與私外無他物事名
分紊亂紀綱頽弊奢華無度貪墨成風此何等氣象
何等世道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幾何其不胥而
爲夷也使賈誼生於此時不止流涕而痛哭也漆室
嫠婦之憂尚不能自勝況 殿下當九五之位臨億

兆之上安危利病萃乎一身其憂勤惕厲之際想不
得安枕於丙夜矣收拾人心廣取賢能在今日救急
之先務而要其本原田地則亦不出 殿下之一心
如使 聖學緝熙有日就月將之效 聖心公明有
鑑空衡平之妙則萬化由出百度唯貞已散之人心
庶可以收拾也已喪之世道庶可以挽回也在野之
賢能庶可以致用也危可使安也亂可使治也亡可
使存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正今日之所當
爲戒者也昔周太保召公奭告成王曰唯王受命無
疆唯休亦無疆唯恤嗚呼曷其奈何不敬漢儒董仲

舒告武帝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召公所謂敬仲舒所謂勉彊何莫非學之術也夫古人所謂學者必以躬行心得為本必以明體適用為要必以酬酢萬變為貴而其為做工夫節度則又有戰兢臨履懲窒遷改戒懼慎獨中來宋儒所謂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云者是也徒聽人說話無益專靠書冊上文字間者亦末矣執此論之則人君為學莫如自得苟能自得則人物邪正故事得失在我度內妍媸輕重莫能逃遁於衡鑑之中而用舍明決舉措得宜如人之耳

聽目視手執足履唯吾所欲而無不如志矣其或不能自得而徒取資於講說而已則心無主宰事多矛盾雖使碩輔鴻儒日侍經幄嘉猷至論盈滿前後如扶醉漢東倒西傾尚何匡救之足賴哉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正又曰人不足與適也故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說之者曰故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而欲格君心之非者

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臣愚繼之曰所謂大人者孔孟程朱之徒是也而孔孟既不能格曾衛齊梁之君程朱又不能格兩宋諸君之心是孔孟程朱非無大人格君之德而然也君臣相遇自古為難故也本朝儒臣成守琛讀孟子此章曰有能以是說告吾君者乎朱文公嘗讀義理書而味之曰食芹而美欲獻之吾君古之人樂善愛君之誠至於如此是皆惻怛惻怛中流出初非苟然外假之辭也伏願殿下惕然動念特加體驗焉臣伏念宮禁不可不嚴宮禁不嚴則讒諂雜進而禍亂或媒矣儒臣不可不

親儒臣不親則善人疏遠而君德日孤矣經席不可不設經席不設則嘉言莫聞而主心日荒矣教學不可不興教學不興則人材不出而致用無術矣武備不可不修武備不修則暴客莫禦而應變無策矣聞職不可不謹聞職不謹則兵柄倒持而國受其禍矣軍率不可不撫軍率不撫則不我腹心而死長無人矣守令不可不擇守令不擇則民受其殃而邦本動搖矣黜陟不可不明黜陟不明則賢邪混淆而小人得志矣農務不可不急農務不急則家無恒產而民生不遂矣風俗不可不正風俗不正則倫紀紊

亂而教化不行矣節行不可不勸節行不勸則今無
盡職之臣後無取則之效矣廉恥不可不養廉恥不
養則人類入於禽獸而恬不知愧矣禮義不可不崇
禮義不崇則舉世淪於夷狄而人不爲人矣臣聞禮
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嗚呼 殿下
戒哉鑑哉 殿下冲年嗣位不可無輔弼之臣必得
不動聲氣而措國家於泰山之安者作之股肱置諸
左右然後邪氣屏息百度惟貞人心協和國脈靈長
嗚呼 殿下懋哉懋哉當今國勢如久病羸憊之人
元氣漸敗麻木不仁四支百體茫然枵然雖欲運用

漠然不我應矣若非 殿下高明之燭乾斷之剛何
以濟此世之艱危哉臣名忝 兩朝徵召之民受
恩未報死亡無日今不獻言後悔莫及豈敢愬然終
默以負 殿下哉茲因謝粟之章冒萬死開一喙以
寓區區犬馬之悃將死之言實可悲矣 殿下用臣
言則臣雖在千里之外常如暱侍 輦轂之下雖死
之日猶生之年也伏願 聖明勿以老言而遺棄不
省焉臣不勝瞻 天望極感 恩畏義戰栗屏營之
至謹昧死以 聞

批 答省疏具悉身在草野縷縷陳誠言切意深惓惓之

誠深可感歎可不留心焉所賜之物意非偶然爾其
勿辭領受

書

上旅軒先生 五〇壬戌

孤哀子趙任道稽顙再拜泣血奉書于旅軒先生座
下伏以任道罪逆深重終不得保護一母沒身之痛
無由可洩而頑毒之命尚不自絕日月流邁已迫初
期煢煢此身將復何為罪戾憂虞之中復有情事之
切迫而不得不開喙者犯禮裁書訴哀於數百里之
外伏惟先生惻然動念而留神焉亡父之沒十有六

年而墓道尚闕片石之刻人子之心願得當世大君
子一言之重以表其阡而世無有知亡父者唯先生
於亡父曾見其面目而得其為人茲敢奉書哀懇罄
竭其愚衷焉竊伏念亡父平生以漁樵為業詩酒自
娛卒不得立名於世而其生質之美所養之真誠有
所可取而不可易得者居家事親則深得父母歡心
執喪奉祭則哀敬俱至冲淡寡欲與物無競循性任
真不假矯飾去華踐實無意近名動靜云為一出自
然所從事者只在日用彝倫之上雖未見其奇特聳
動之跡而飢而不失飽時之性亂而不變治世之志

人知之不加勉人不知不遽忽處幽如顯處獨如衆
表裏無間終始如一如斯而已任道生長膝下幸得
詳知平生之事惜其無以著聞于世居憂之日略記
平日言行之實復取鄉鄰親舊挽祭稱道之說為追
慕錄既又拾詩歌若干首載諸一冊子名以立巖詩
歌錄任道之婦翁見而哀之俱跋其兩錄亡父平生
歷歷可考矣任道若以區區私意費無實過情之辭
則是不但上而欺天下而欺人亡父地下之靈必不
自安於冥冥之中矣非任道之所忍為也伏念先生
之文必傳于後其言又當見重於世誠得先生數行

之文刻石垂後則不但為今日私幸而已抑使來世
必將稱之曰趙某為人雖不可考某先生銘其墓則
其必有以取之其為惠不既大乎昔廣陵陳融有隱
德而名不稱東平呂衡州化光聞而惜之私自追謚
曰貞晦先生又從而撰辭建石以表其墓至今遺文
在人耳目君子成人之美誠若是矣向使陳融之隱
德無化光之發揮則終於泯滅而已千載之下誰復
知有貞晦哉今亡父隱行之實未敢自信其果可以
見稱於賢人君子如貞晦而任道之望幸於先生豈
特有倍於化光而已也任道自十年之前未嘗不欲

仰暴此意於函丈之下而不敢率爾者欲待先生知
亡父行誼之實然後徐圖之未晚也今則慈母又沒
百計已矣立石表墓之外更無著力處而任道之精
神氣力又與曩時絕異似不得支久於世誠恐平生
至願終未得遂而含恨入地矣伏願先生惻然動念
俯惠清文俾伸情事則豈惟任道之感義無窮而已
亡父之靈亦必感泣於九泉矣任道無任哀懇之至
秋氣已高謹未審先生道體起居若何瞻慕之私不
容少懈任道虛往實歸充然有得其親炙涵濡之恩
不可量矣第緣舊習纏繞尚未擺脫鄙吝復萌心地

茅塞信乎一曝無補於十寒將恐此生卒於鹵莽孤
負先生教誨之至意也食肉事當初緣有改葬之意
久未脫素及聞先生之教釋然覺悟歸與閭家一時
變通豈復有執滯因循如前日之作怪哉伏念先生
不以無似而外之誘掖指示諄切重複使人感激興
起似聞 朝廷又以職名加於先生無乃道上傳聞
之誤邪若爾凡百處置必有成算於胸中而區區景
仰之誠竊獨憂之者先生年滿致仕精力已衰當此
霜風寒冷之節似不堪遠涉之勞且處山林處朝廷
其事不同例或有不得自由而枉屈其本心者比比

自古守正之士孰不欲收斂其身心砥礪其名節期
為終始不愆之君子而及到名場鮮不失本步甚可
懼也伏願先生不以人廢言更加留念審幾量力於
進退之際以副一世喬嶽之望不勝幸甚任道猥蒙
仁眷敢陳愚妄之見惶悚惶悚

甲子

新秋伏惟道體起居清福伏慰區區任道孤栖寂寞
之濱未有過從之樂只與族親子弟問業者數三輩
尋行數墨聊以自遣耳春夏之交必欲進謁而三月
以前有忌故四月以後疾病連仍竟未作行伏歎柰
何季秋念後當遂此計但慮先生或在立巖或有星

山省墓之行恐於中路狼狽而歸也適鄰居舩賈遡
流而上憑達一書仰候起居

乙丑

累日陪遊一朝辭別惘然自失懷不能已比來寒氣
栗烈伏問道體起居何如仰慕增深任道於十七日
渡月波宿于水回十八日冒雨來到南山奉致教命
因與泰來做得一夜之款厥明宿于大丘河濱又明
日宿于玄風耐寒亭又明日廿一夕始還舊栖幸於
路上獲免顛沛此亦先生恩庇之及第以尾鳳留待
之日任道與金清道丈多費閒說話於今思之不覺
悚然收斂身心是學者第一急務而釋此不為為無

用不急之辨顧此愚蒙有何識見而敢與齒德長老
胡亂爭辨無非氣質浮薄之病年踰四十尚未變化
恐將不免於狂妄之歸撫躬傷歎噬臍無及矣任道
於歲後卽欲進謁而自正月初二日至三月初一日
忌故連仍未可置而遠行待暮春旬望之後勇斷馳
進因畱旬月穩承警誨伏祝未間爲道加愛乙丑
夏末歷謁之後消息斷絕尋常伏慕北望馳情而已
卽今天寒伏未審先生體候動靜何如區區一念未
嘗忘於食息之頃也任道軀命粗保而家本不農又
值凶歉凍餒卒歲加之以災忙疊見野鳥入室舉家

疑恐將欲移避而未得善地悶不可仰喻也此間有
一事方謀建廟宇於檜原海亭之傍期以歲初燔尾
倡其議者韓上舍昆季也聞而應者任道及若干士
友也昌原府伯亦欲竭誠助力誠爲千載不易得之
好會其何幸如之斯文重事不可不仰稟于先生故
於書及之伏祝迓新道體萬福辛未

與柳修巖修字季華時宰陝川○辛未

炎暑蒸鬱伏惟尊政履起居神相萬福任道以濕酸
腰脊之痛呻吟度日少無全安時節私悶曷喻去秋
玉山之拜款承垂誨獲伸從前如渴之願足免虛過

一生之歎豈但勝讀十年書而已哉每念其時濫荷
泛愛包容之德不以恹恹而外之假以辭色與之酬
答叩竭兩端直窮到底至今頑愚庸拙感發興起聞
所未聞此樂殆不減吟弄風月矣拜違以來舊習纏
繞習習偃偃所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柰何柰何
頃因鐵城全侯歷顧弊廬言左右今拜江陽未久下
車可一謀簪盍又得從兄遵道書亦勸從遊令作依
歸之地全侯與從兄所以見屬之意夫豈徒然蓋欲
納諸蘭室之中有以薰炙其馨德也第未信泥中腐
芥見收於靈珀否曾聞先先生立大笑軒傳方欲騰

取載錄於金羅傳信錄中敢專人奉書以請幸令子
弟謄付此便以副區區愚懇千萬至禱所謂傳信錄
乃任道閒居中無用事業兩卷書也其一收錄鄉人
故老所著詩文其一并載外人發揮鄉人事跡碑銘
墓誌行狀或傳或贊或記或序等文字也摭摭垂畢
而所欠者大笑軒傳一篇也早晚脫藁則當稟正于
高明焉秋來欲省妻母於三山因訪龍巖泉石倘蒙
尊駕許枉於其間以尋院為名則可得邇光而嫌於
坐屈不敢請而彊之伏願開示便宜俾遂慕望愛悅
之私如何如何

去歲龍巖之拜少伸嚮往之私而一別歸來星霜已
換悠悠此懷其可言邪伏惟尊德履神相萬福遙慰
遙慰任道衰病日侵常抱殿屎加以巖居十年本不
營產連歲水旱無麥無禾生理斷絕將不能自存不
得已移卜靈山之龍山洞擬結鳩巢此地咸宜靈
三邑之會洛江鼎湖合流於其前路僻人稀可避煩
囂又有閒曠野田可耕之地其視前卜之巖穴則生
道稍勝且先人丘隴僅一牛鳴杖屨來往不用代步
暮境栖息真得我所足以儻佯終老委骨於此故賣
馬買牛專力治田計已牢矣先生文集刊役已畢云

何喜幸如之窮鄉末學窺先生藩籬者或寡區區之
心常恨文集不早傳於世而瞽盲聾之耳目今而後
於先生學問工程德業成就造詣精深庶乎其得以
探溯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從可見矣卽欲印出一
件閣之可上爲平生心翫之資而家無尺布未易圖
之慨歎慨歎大笑公傳旣蒙謄示之教而尚未入手
亦可恨也適以妻親問候奴過仁境憑達一書仰候
起居 壬申

與鄭桐溪相公 乙亥

獻歲發春伏惟令體起居神相萬福昔者龍巖之會

累日追陪少伸得御之願而衰病慵懶更不得承誨
門屏此恨何極年前因士友傳聞相公受侮於天嶺
令人意思不佳此於令德無所加損而第觀世人無
真是非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此古今通
患安知構禍之端不因此惹起為儒林斬伐之漸也
誠非細憂未知相公亦念及此否乎就棟山海亭乃
東岡金先生從師講學之所非他門弟泛泛往來出
入之比愚意宜以東岡從享新山面稟于旅軒先生
先生喜而許之士友間論議亦有與之克合者生既
不得辭避院任則欲及春享舉儀但未及稟定于座

下茲敢及之伏請以示可否如何蘆坡行錄中有宜
刪改處曾受令教亦望痛施雌黃點抹增損或貼標
還擲容其筆削俾成全文至祝至祝自餘為國加愛
乙亥

附桐溪答書

頃承辱問謹諦新春學履與之俱新區區慰喜不
啻尋常其時適因紛忙未克修謝想兄亦怪疑知
負知負僕自侮人侮石謗叢集唯當自反尚誰咎
怨但以不肖之故辱及先賢至於私降位次無所
顧忌此豈一縣一人之憤哉每念及此痛深入骨

殆不知忿懷之發不中節也幸賴士林公議稍有
庶幾之望而未知公議之果終振而不中止也邪
然不有如兄公正之論倡起同志之人則何能保
其不至於中止而復先賢降退之位乎僕之有望
於兄爲不淺矣未知兄之亦有此意否乎異日斬
伐之禍只當付之於天何足掛諸念頭也新山從
享之議今始聞之深感吾兄尊賢尚道之盛意也
士論已定則如僕賤末亦何敢有異議於其間乎
然兄旣以僕齒諸人而問之則僕亦何敢自踈外
而不盡懷乎寒岡東岡兩先生皆受業於南冥門

下者也舍寒岡而獨舉東岡者以何義歟將高寒
岡而不欲置之配位如星山之議乎抑以東岡親
炙之切有加於寒岡而獨取之歟此非孤陋所能
知而恐有一場紛紛之端也况聞三書院皆已賜
額云則乃國學也國學從祀之事非士子所自擅
便必陳疏待 教可然後乃可爲之未審兄之見
亦及此邪抑將疏請而未及爲之邪或有一種議
論三書院賜額皆出於爾瞻借重之計不可以賜
額處之愚意竊以爲不然以南冥先生爲不足以
贈謚三書院爲不足以賜額則亦當陳疏削謚救

額然後可自私之不然而常諉於爾瞻之借重而欲以私學視之愚未見其可也大成至聖文宣王之號創於胡元而至今天下無敢改五賢從祀文廟成於廢朝而一國士子不敢有異議趙月川從享陶山之議出於爾瞻之輩而江左儒士未聞有退黜之舉獨於三書院以爾瞻之故而不國學之乎不審高明以爲何如然非僕之於兄不敢有此言幸願更與堂上之人詳議而熟講之或陳請或私便從長善處千萬之幸也蘆坡行狀重違尊教敢標其有無之不足爲輕重者而還之更加筆削

如何山川間之未得合席講廟不堪悠悠

答李畏齋丙寅

昨者趨拜叨承警誨此心仰德如水必東忽於料表又奉手教因伏審尊體起居有相仰感仰慰如承面命第見書辭措語有非賤生所敢承當者慚懼惴惕不知所喻至於教導賢胤事尤非蒙拙所敢聞者任道幼少失學老大無聞收斂自家身心尚恐有所不暇况望餘力及於他人乎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語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人師任道平生所見不出四書小學之外而四書小學之中亦頗有疑晦未

透憤悱不通處况望有溫故知新之學乎為衆人師且不敢况敢為賢胤師乎若使任道尋行數墨開誨七八歲小兒則或可小補而警發英才決非已任今若重違尊教黽勉從事而畢竟付託不效則將何以塞其責而逃其罪乎以此惶悶不敢奉命伏乞尊慈曲察書辭有以改圖焉下送香一封書二度古鏡重磨方當依教傳致于聘家伏計

答李益之道輔

卽奉令季祇承辱復書極感至意第以出處之義詢及庸愚欲聞得中之說有是哉夫子之迂也此達理

者之所辭讓况於愚者哉昔朱震被召問出處於胡康侯康侯曰世間唯講學論攸則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夫以康侯之高識遠見且不敢以出處大義向人說破况如僕者乎至於指示迷途之教尤非拙者所敢承當僕冥行五十年自在迷途中何能為兄謀也往在甲戌年間僕亦濫叨一命而貧病為祟竟不能趨拜 闕下坐孤朝家收拾之恩老兄所見知也僕既不能以禮事主逋慢之罪思之慄懼其又敢以不韙之見而

欺誤故舊哉唯在高明量而處之之如何耳
鎮惡事更復何言子粹之不幸朋友之所共惜而所
賴以寬懷者一塊肉在耳每見此兒常撫而慰之曰
子粹死而不死矣今而後子粹其永逝矣其何以爲
懷哉昨夕力疾馳哭於嫂氏殆於氣盡不能出聲益
令人酸楚想兄同此疚懷欲去相慰而乘夜還栖氣
憊臥痛書以代之

與張經叔應一〇戊寅

暑退涼生不審哀體力何似歲前哭別之後因景閔
伏奉哀札辭懇情到有足感動人者迨猶仰歎不能

已聞見錄非不欲勉循哀教而鹵莽不以儒自處者
久矣其於文字上工夫置之相忘之域更無收拾之
望况能把筆摸寫大賢德美乎哉無已則有一焉任
道於老先生在世之日竊嘗略記師門出入顛末及
平昔從遊問答數語錄之小冊子曰爲就正錄見膚
語綿何足以侔高狀明然欲就其中抄錄要語若干
條呈上定取舍於大孝藻鑑而便忙事急且乏書人
姑待後便耳春間聞修正先生文集且得諸賢辱招
而二月則母忌在旬八父忌在廿八每遇此月不出
門巷三月以後則邊警怵人痘疫塞路終莫能動此

間心事豈彼中僉君子所遍知者乎罪負罪負先生
初暮迫在開初禮當匍匐而叔父襄葬亦於同時卜
日預恐相為拘碍遂成平生之恨也龍華同泛錄序
丙寅尋賢錄二篇朴參奉老兄曾已見索故騰取封
上視至之餘傳致朴兄至祝至祝

節序如流寒盡春生伏惟此時哀慕采深何以堪處
年前伏承哀札奉審辭旨深以修正文集編次年譜
之不得致精為憂有以見誠存懇篤繼述敬謹之至
意先生家學淵源決不墜地幸甚幸甚第觀書辭中
有寵臨指教等語此豈庸愚薄劣所敢當也雖或運

致病軀於席末與聞諸賢緒論亦何能開一喙賢一
辭乎任道衰朽之徵歲增月劇抱疾杜門幾於殺馬
曩者立巖之奔哭吳山之會葬實出於發死心盡死
力還栖之夕形貌大敗見者驚怪今則頭風內劇眩
證外乘往往委頓戶庭之內常憑杖力氣力如此春
間之會恐未可必而哀侍既不以無識而外之欲聞
一得之愚敢不罄竭其愚哀粗陳其愚見乎先生立
言中如易學圖說性理諸說等作平生精力盡在於
此為後學者一字添不得一字減不得唯當心玩寶
藏別為卷軸鋟梓廣布無疑矣至於詩文書札疏劄

雜著之屬容或有輕重緩急先後之別恐不無商量
去取於其間愚意收錄則無所遺漏刊布則務從精
約必以理勝關世教為主其餘或以續集別集外集
為目多件繕寫金玉其藏財力有餘則印出不足則
待時未知於哀意如何竊嘗聞退陶先生文集哀刊
之初西厓月川互相推讓皆不敢以揀選自任畢竟
全稿入梓多至五十餘卷不唯編帙浩穰貧士之家
不能印看間或有不切文字參錯於中被人指點識
者恨之故寒岡鄭先生曾欲為節要如退翁之於朱
書不幸有志未就遂成千古後學之恨亦哀侍之所

曾聞也此說為大孝陳之請以此意通示于主事諸
賢使之參商講定切磋而琢磨之則或不無一助矣
若年譜格式須廣取先儒年譜之行世者參互考證
先定其規模然後乃以先生日用行事之跡排填間
架某歲除某職某月承某命某月著某書某日上某
疏某人稟某事問某禮一一編次則庶乎其不差矣
見屬聞見錄才力不逮竟不能成罪負柰何就正錄
未曾出而視人而勤厚之望不敢虛孤追補數腳并
封呈上蒙學淺見語無倫理甚愧且悚惟願大孝屏
容獨處仔細看過如或有片言隻句似可形容處則

採而用之如其無取還擲此便勿掛人目惹起鬧怒
至祝至祝毋忽毋忽自餘善保千金以圖終孝已卯

答河重遠 弘度

曾是望外敬奉惠札滿紙拳拳無非悃悃神交之義
可以感矣第觀緱氏遺則等語大不近似令人慙悚
不自安閒居中危坐終日豈恒人所能為哉昔呂共
閣嘗從事於斯而程夫子歎其敦篤後之以儒名者
鮮能慕而效之者况僕之昏慵初無用力之地而卒
然取則乎意者兄之發此書適在六月故用其語而
戲之邪至於近續厚全數字尤非老僕所敢聞也吾

兄從事此學為日已久所詣必精方今士友間屬望
在兄一人兄若加勉庶幾乎此矣敢以兄之所以祝
我者祝兄焉僕積病年來重之以落傷腰脾酸痛已
作痼疾而齒暮無兒罪大不孝一朝溘然則香火靡
托病裏悲秋心事益苦奈何奈何

與朴伯和 乙亥

文秀才來得兄手教辭意委曲欣謝曷勝柳季華已
作古人此人今日何處得來僕在三山時聞此凶耗
病裏驚號不覺哽塞奈何奈何賤疾支離兄返釣洞
後又數日滯臥廿五始得還栖而今復以濟伯事彊

作檜山之行可笑戲謔相規之示我躬不閱遑恤我
後惟在老兄嚴謹自律於東銘等文字常常照顧則
舊習自消尤悔不生矣老僕之望於兄不過如此未
知兄意以為如何師友錄中并載退陶先生事頃於
仁善雖得歷拜函丈而行色忙遽神識昏塞不得稟
質而歸深愧不敏也篋嚴行狀覓送事僕於朴君面
言書告而無送來事僕亦未曉其意所在然豈有他
意哉色憂荒迷其勢未遑於外事矣畏齋丈所記寒
岡言行錄益之兄豈有終秘之意其言曰修正一本
已送星州草稿在本家早晚淨寫因便傳致云云先

賢造詣淺深非後學所敢輕議索癘求過等說豈君
子成美之謂哉勉齋嘗曰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
起沮溺等人夫以沮溺之果於忘世而勉齋之論猶
如此况先生之不能忘世而初無長往不返之志乎
非老兄尊賢衛道之誠孰能為此事業僕雖無狀聞
之嘉歎必欲其成就之亟况賢於僕者孰有不欲其
成就者哉願兄毋或疑阻期於就緒使後人有所徵
考至幸至幸餘懷氣困不究

與林樂翁別紙

行狀刪定事專恃者老兄及奉兄書漠然無筆削增

損之意二十年相知之義果安在哉令人憮然失望
僕之荒拙固知其不敢犯手而喪家以親厚之意彊
之不已故試為起稿豈保其必合於用也大抵拙文
全昧權衡凡製作不能無溢美過當之辭人之見之
者并與其可信者而不信之矣此僕之所大恐而欲
就正於高明者而今兄之教曰曲折備悉辭意紆餘
又曰以愚之駑劣安能贊一辭於其間此豈平日所
望於老兄者乎昔孔子修春秋而游夏之徒不能贊
一辭兄視我猶夫子而以游夏自處乎知舊中相切
宜莫如兄而其退託如此則刪定之望已矣拙稿既

不得刪定則決不可示人將何以索碣文而塞喪家
之望乎願兄更賜收覽一一刪改可者存之不可者
去之庶幾為完備文字僕之受賜於老兄者大而喪
家之事亦庶乎濟矣鄭國之為辭命也裨謔草創而
世叔討論之子羽修飾之子產潤色之草創潤色自
古有之勿疑勿疑

答林樂翁

得兄珍札如對兄語第於書中有怪底說話宜春守
所謂某先生字也此人長者必無虛妄之發豈肯以
庸賤老物為先生乎兄何從得此無據之說也大不

近大不近大抵兄我之間自少至老交道不衰其視雲雨俄頃間者豈可同日而語哉况年滿七十皆在地上疑若有數存乎其間頃見兄書欲得拙稿而但有一件兒子難於遠出茲不得全稿送呈令甥姪輩寫出言志若干首送去此非前日風雲月露之比兄於病裏無聊中時或披覽以代石里外顏面則雖未得親見猶可寬懷於未就木前也德川存念之教此院為士友陷身之所雖有智者末如之何矣兄何以此載禍相餉之事及於半死老物乎老物有何氣力而念及於此也雖然僕之於南冥尊慕不淺方修南

冥粹言一卷書其中所去取者亦多去者解關西問答一篇與子強子精一札策問題一道也添入者退溪三書頭遊錄跋花潭四韻龜巖先世墓碑也此業若畢則當以取質生前相遇已不可得只待泉下相尋而已信筆及此不覺哽塞

附林谷書

因便獲審道體順序慰如之何弟時似在世半入地下既無握訣之期唯待泉臺而已傳聞宜守執贄踵門因陪杖屨於平湖數十里間歸語人曰某先生真儒也臨河而飲不食而飽云云道德光輝

接於人者如此而苟非志氣之充筋骸之束其何
能得此爲斯文更加頤養使後學永有矜式如何
德川不幸值有一番紛拏迄爲無主之地并惟存
念斯文事責在斯文非兄之長慮卻顧處邪昏眩
比甚放筆草草

上聘君別紙

甲子

伏聞向者方伯入郡時都約正趙公英漢薦報任道
無實之行地主卽日轉報方伯云自聞此語駭然而
懼忸然而愧怛然而痛心氣不寧寢食俱忘慄乎若
人禍天刑朝夕必至將不自容於覆載之間也平生

不孝之罪任道自知而他人莫識焉是以家禮祝式
稱孝子孝孫天下之通禮也而任道則有所未安於
心常以奉祀子某書填用之者蓋有以也豈料今者
上而欺天下而欺人不虞之譽過情之聞播人口耳
爲世愚弄哉竊嘗聞一蠹先生以孝行特除昭格
署參奉其辭職自劾疏曰內少惻怛之誠外爲哀戚
之容又曰欺鄉黨欺國家欺朝廷罪不容誅一
蠹平生烟幅可質天地鬼神而其自劾猶如此任道
爲何如人而敢當此名乎此事初若有聞當呈狀地
主靡舉罪目請止其轉報而轉報已久之後始有來

告者雖欲止之已無及矣愚意以為雖未及止之於本郡而猶可上書方伯以自劾也未知於義理何如伏望一一垂誨示之以自安之道義同父子罄竭無隱不覺支離悚仄悚仄

與文茅谿緯○庚午

新正伏惟靜履道體神相萬福任道添得鬢雪依前無狀每念丁卯秋與林上舍納拜門下坐了春風中半日自是厥後景慕倍昔未嘗不西望馳情而杜門跼伏廢斷人事無緣更致此身於門牆之外曩日三山逢著林兄見謂尊書有問及顛蒙之語庸懶一後

生平生無一善狀而蒙大人先生軫念如此任道雖頑愚敢不銘骨茲奉尺牘轉附林兄使之致達于下執事所祝養德林泉永享遐算以壽斯文一脈千萬之望

與趙察訪衡仲平

丁巳星散之後落落相望有同隔世中間因趙君景閔再得千金數字往來無便一未修謝慙負斯任道受氣甚薄未老先衰鬢髮皓皓容顏換盡今則夜不能讀細字耳不聽低聲已作一箇聾瞽杜門巖穴跡不及數十里外來守先人松楸於江上以待入地

之日此外何言景閔以乞索先祖碣文事發向尊所
千里跋涉不憚勞苦誠悃可嘉伏望發揮潛德俾免
湮沒則不惟在世諸孫銘骨銜恩先祖地下之靈亦
感泣於冥冥更乞毋泛先祖之沒幾乎二百年言行
風旨邈焉無徵只將成滄浪所著傳文及拙製二跋
而去若據此推演敷揚庶可做得一篇文字如何如
何

與張泰來慶遇明述經叔

季秋南山之奉粗叙萬一旋作濶別依黯倍昔想惟
僉兄同此懷耳即日寒天未審僉兄體履何似僕衰

病年來百慮俱灰而惟有慕先師一念如水必東初
意力疾勇赴於奉安之日用伸平生尊仰之悃歸而
入地永無餘憾而地用玄黃借乘無人坐此拘繫竟
未遂願悵望吳山徒切馳情柰何柰何奉安文想已
有作者矣僕才力人望皆不可承當而上舍兄臨別
面囑終不敢忽忘試為起稿并書簡封上聊以寓慕
德之一端非敢有意於見用也願僉兄披覽一笑即
付炎上勿令人見之是相愛之道也衰年病骨各在
遐遠此後簪盍杳難為期臨書悵悵不知所裁但願
保全交道益勵晚節凡百處置十分精審無取譏於

當時耳目不得罪於後世公論不至大為老先生門戶之羞吾儕今日之望也目今時風世變可憂者非一故信筆及此如見鄭院長昆季兩賢亦以此勗之

答許熙和癸未

江寺清談天實假便竊謂早晚一作回謝之行前過檜府與柳內翰相對聞尊旆還自晉陽已數日擬展黃眉直抵門牆則應門者辭焉中心怪訝憮然而退或慮不佞見外於賢者方自反躬省愆內懷羞吝今見白足獲奉惠札詞意丁寧乃與前所聞者大不相同似何幸如之春江期會之說果與裴文有宿約故裴書及之期會之所遠在開津之上此去彼來道里均而勞費正等也臨時魔戲之有無只得任之耳智一僧告歸草此奉報

與許和父

歲晏天寒道况何似風聞李生洵言公於歲初有來寓弊亭之計果非妄傳邪若爾區區相愛之情豈敢有一毫畱難之意况蓬麻彊輔之益自此可期孤陋政行之私又可勝言邪益之兄聞公欲來欣得德鄰白秀才瑞羽亦為之經理田宅云何令人景慕一至於此茲令智僧拜書奉邀此中拳拳之意亦惟照管

焉開津期會錄跋昨日因便已送于裴丈處矣迺新
未遠春社益茂

答朴一之道元○辛酉

伏蒙仁恩再賜臨慰今又垂問曉諭勤懇兼之以治
濕藥物哀感之至不任賤誠任道頑命尚未殞滅苟
存視息所教疏食事任道亦非不念第惟終天之慟
無地可寓其所著力處不過執喪奉祭等事而所謂
喪三年者只二十七月日月流邁喪期幾何先王制
禮不容私意有所短長過此之後將復何爲此任道
悶悶不敢飽食忘憂而欲限期年廢疏食但不苦餒

以存性命而已者也且任道平生有執滯之病於前
喪既不能勉循慈母之意其廢疏食者十有八月菜
果之屬及甘軟有滋味者雖素物亦不納口至於目
無精光夜不見物者亦十八月當此之時慈母之爲
任道慮者寧有紀極而猶不能變通慰慈母之憂及
值寒冷之節感風邪之疾憊臥呻吟然後乃食豆飯
泡醬滑菜等物以資病口保有今日今日之事與前
喪無異若疾病橫生不能自保則豈待期年而止餐
粥乎任道卽今無眩昏顛仆目不見物之患唯腳力
痿弱或不能健步非杖則不得自力於省墓之行寸

寸休憇任道亦頗潛懼思所以慎攝者矣盛木小囊
子奉還

答李德老壽禧○己亥

感君未忘舊情致款於老物不一而足去歲送胤子
尋問死生於窮山寂寞之中今春君又來訪前後便
中音信不絕悲感且愧無以報答來書云 國恤行
素雖於禮當然恐非八十老人所能堪有以見眷厚
悶恤之情敢不服膺老物亦豈無自愛之私乎第念
人之異於禽獸者在此故不變執滯之見期於必伸
愚志限以卒哭被笑於人亦已多矣老物於 本朝

雖無任官受祿之 恩猶可稱 兩朝徵召之民且
伏念 大行大王求治誠切慨然發憤延聘名儒置
諸朝右旁招遺逸搜剔巖穴大小學鄉約之法遍滿
中外此近世所未聞之盛事也如愚枯朽老質亦皆
有欣然想望之心猶冀須臾無死庶復見至治餘光
而不幸 天崩之禍出於慮外志士膽落輿望中缺
痛何可言邪區區犬馬之誠寄寓無地食素之外更
無著力處矣老物年雖衰暮喜喫薄味細切松葉和
而服之者今四箇月而未覺其苦病亦不作良由食
性之淡不須魚肉珍味故能如此此非外人之所及

料也會於 仁祖大王之喪既已限率哭食素至於今日又豈有異同哉昔漢處士徐穉雖不應諸公之辟聞諸公之喪則必以豫父之雞漬綿之酒藉茅之飯哀哭於塚隧之外意蓋有在况老物之於 國恤乎嘗見文丞相寄子詩我為綱常謀有身不得顧此言誠可悲也冬間在顧之示倘不為空言其率焉如

與尹宜寧 并舉

暮途相遇作別又忙此生何處更期簪盍謂公歸園遂初之後日伴圖書清福倍常豈意有表明之慘乎雖然人間吉凶莫非有數只祝深自寬抑以慰遠誠

任道年齡益衰神氣虛耗暫時勞動喘急氣塞呼吸不通住世久速從可卜矣德谷院宇丹雘垂畢奉安在邇云德人事業不歸落莫何幸如之千里相望魚雁難通適因族孫之行憑達數字其能不浮沈否臨紙悽黯

答主簿堂兄遵道

下示方伯謬啓事弟實未前知率然聞之不勝駭懼昔在甲子年間咸郡都約正薦報姓名于郡郡卽轉報方伯弟於此時僻處一隅聞之甚晚悚然不寧欲上書自劾而稟于婦翁婦翁還書止之曰如此之報

例見寢止安知自止於不止之中乎云云故弟寢其
劾狀至於今日又豈知復有此舉環顧平生無一長
可取而過情之聞不虞之譽出於千萬意慮之外此
實愚者之不幸豈所安於心哉不唯此也虛名所在
實禍所伏故自古欺世盜名之士僥倖得志於一時
而未有不及中缺禍畢竟顛倒狼狽滅身而亡家如
近日之橫城陝川事卽其一驗尤可畏也兄以至親
相愛之情聞而喜之筆之於書令弟知之而弟所畏
避者莫此事若也自今以後如此事請勿形諸簡牘
播之南中致令無心閒坐之人入人愚弄指目之中

千萬幸甚

千里外再奉賜書於數月之內阻慕之懷次第開慰
仰喜且幸信後暑氣蒸鬱不審客中寢食如何曾聞
緞島事有難處之勢而未知前頭時事出於何場甚
令人關念也伏觀前後下書皆有不敢承當之語惶
駭忸怩無以爲心弟之空空兄之所知而不自意無
用虛名播諸遠邇至以不肖姓名上瀆 天聽當朝
名宰亦或有謬聞云惡是何言也因竊思惟此不但
弟之無狀欺世干名之罪知舊中相愛者往往推獎
大過致有此撓自聞此語心神不寧慄慄危懼寢食

死不能自安也。大抵名過其實，古人所戒。崔子玉座右銘曰：母使名過實，守愚聖所戒。朱夫子訓蒙絕句亦曰：辛勤盡作求名計，沽得過情聲譽來自外。而觀為可喜，此心已失實，堪哀。以此論之，凡人過實之名，豈非不幸之大，而可懼之甚哉？弟之栖息江干，謝絕人世，初非高尚其事，有古人好遯之志者也。良以上無父母，下無子女，旁無兄弟，涼涼踽踽，無一毫人世念，加以受氣甚薄，未老先衰，髮白眼昏，疾病乘之。住世久速，從可卜矣。役役勞生，畢竟無用，故占取一區閒地，擬遣未盡餘齡。弟之本情，不過如此。結網求

魚之外，更無餘念。而於儒者學術，則專昧向方，雖或披閱殘編，敗冊於岑寂之中，而精神昏憤，前後遺忘，隨得隨失，若存若亡，了無寸效於收斂身心之地。性又疎愚，臨事而拙，蔽寒克飢，亦不自謀零丁計活歲，甚一歲家累怨咨，僕隸逃散，智巧之士見必笑而侮之。弟之為人，此亦可見。鄉鄰士友或相調戲曰：趙某為江海客，則優不可使之抱關擊柝。此誠知己的確之言也。甘伏虛受，以安愚分，則何嘗有分外之心哉。幸自今以後，雖或有語及於弟者，切勿以吹噓為急，而枉加揄揚，免於顛倒狼狽之虞，則愛人以德之義。

也 本朝名卿有文節公趙元紀者嘗以書戒其兄
子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夫既有譽之者則毀之者
又從而擠之有譽則有毀此古今之通患也唯無咎
無譽乃所以保身之道也所謂兄子者靜庵先生也
夫以靜庵之賢而其父兄戒之猶如此况如弟者乎
弟亦佩服此訓常以為處衰世之藥石故將此未安
之意略及前書伏想亦已關聽之矣當兄之方在笠
下也每惜其希世才行空老於林壑為滄海之遺珠
及蒙被拔擢雖甚喜其見遇於 聖朝而沈於下位
終歲未遷又恨其有用之賢久於尋常筦庫之職而

縮手袖間不克有所設施也士君子生於季世雖不
得為大官其膏澤及於生民而字撫一方元元使之
不失其所實亦幼學壯行之一端弟之所望於兄意
蓋如此非欲如俗吏徒取五馬專城之榮而已未知
盛意以為如何

答金萬古 丙子

辛未悲撓之別已作六載尋常一夢未嘗不往來左
右忽於意外獲奉滿紙珍翰知公來宰機縣方帶試
院差備之任馳向安陰而路出鄉郡驚喜欲狂殆不
能定情也因問伯仲季僉賢皆得無恙否令季又占

蓮榜深賀深賀僕之新卜在咸宜靈三邑之會洛江
菁川合流於前而先人丘隴僅一牛鳴地耳縛得三
間小屋於松楸之後為養疾終老之所中一間曰望
慕庵左曰沙月堂右曰臥雲軒合而名之曰鱸巖精
舍曾欲以此等齋號求扁額於左右而地遠無便徒
自為恨今知公稍近喜何可勝但衰病殘生杜門已
久何能運致病軀於二百里外哉唯幸機張去金海
不甚遠金海之東有新山書院地接東萊而僕忝為
山長或時來往公如不忘舊情則可於此焉期會而
官人曠職勢亦非便又何可必也唯願還官之後繕

寫四箇扁額寄送于新山切仰切仰妹婿家來待之
教敢不如教但實差有故而公未免入圍則還期當
不在晦間晦日之約恐或違忤且鄙家於朔望例有
參謁之禮無他子弟之代行者又不得舍而他適瞻
悵奈何彼此有拘又失此好幾會令人咄咄許多阻
懷不可以楮毫旣

移疏會書 辛亥五月

疏會之由竊嘗聞而備悉之第於其中有不得不布
私情者冒昧陳之伏願堂中有以垂察焉逢蒙學射
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唯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

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然孟子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我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

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返然則學其道而反害之古人之所不忍也生在童穉時流寓江左受學於奉化人金中清金中清受學於趙月川月川即退溪門人也生雖暗劣亦嘗聞道義遺風矣疏會之舉全以攻斥退溪為主意云在他人進退可否生不敢知而生之參會無乃未安乎伏願堂中矜恕情理愛人以德抹去賤生姓名於疏儒案毋使為逢蒙之歸而得罪於庾公之斯則公私兩便物論歸厚矣時一鄉人貽書先生先生答書畧曰束裝往會之教決不可從也老母問疏會之由生以實對之則甚驚且泣曰吾死之後汝雖陷於水火之中吾不知也衰病軀命安能久於世乎吾

死之後任意為之老母不許之意與乎汝保老親後
意同雖勤尊命奈何奈何古人云有范滂之母然後
可以視死如歸今之疏舉未必遠至於死而老母憂
慮之深既如此則其可效溫嶠之絕語乎生既被譏
侮來庵之謗又不順受尊教
身之禍朝夕必至奈何奈何

雜著

寓言

使鳳凰鬪於鴟鴞則未必不在鴟鴞之下麒麟角於
豺狼則未必不出豺狼之後伯夷戰於盜跖則未必
不為盜跖之食何則五采九苞之瑞禽不能當鷲悍
之爪吻麕身肉角之仁獸不能敵狼毒之齒牙冰清
玉潔之士詎能敵頑暴之猾賊乎然君子以仁不以

暴以義不以力以直不以詐固不可以一時勝負成
敗而論其優劣也嗟夫鴟鴞噪則鳳凰遠逝矣豺狼
咆則麒麟遁藏矣陰邪得志則明者隱而晦跡矣蓋
非唯力不能爭亦不必與之爭也理勢則然耳

雜說

人常賢於顯而不肖於不顯世亦以見知為賢而不
見知為不肖是大不然何者賢人君子之在天下猶
奇祥異寶之在地中雖未嘗無也而人未必見而知
也麟鳳龜龍之出山澤芝蘭蕙藎之生原野珠璣金
貝之產海岡者或有見者有不見者世或有知者

有不知者其見者常少而不見者常多其知者常少而不知者常多豈可以其見者為祥而不見者為不祥知者為寶而不知者為非寶與唐堯之世比屋可封當是之時天下之賢人君子宜若不可勝舉而傳於經史者不過曰臯陶稷契禹益夔龍八元八凱四岳十二牧若干人而已其餘則泯滅無聞不知其姓名某才德之如何學行之如何皆莫之考焉其可獨以臯陶四岳十二牧為賢人君子而泯滅無聞者為不肖棄才也與降及後代雖不及唐虞之盛際而稟天地之精金性情之德者無古今之異焉則賢人

君子之隱淪者何限而不知不顯而終於泯沒者又何可勝紀哉昔東平呂和光惜陳融之隱德而揭諡銘墓以圖不朽其尚德成美之意至矣世皆稱貞晦之隱德使貞晦不見知於和光則其終於同腐草木也審矣嗟乎貞晦之遇知於和光偶然爾當時天下之士有隱德而沈落者豈獨一貞晦而已哉則一貞晦之見知於和光者夫豈足謂之得而石貞晦之未遇於和光者又何可謂之失哉或幸而顯或不幸而不顯其所以得失顯晦於一時者亦何與於賢人君子乎其或魚目混隋珠之珍犬羊假虎豹之文僥倖

得志於一時者又皆稱賢人君子則真賢人君子之
隱沒而未顯者又何病焉嗚呼世多權詐人忌殊異
好惡混淆是非顛倒偏邪交蔽不公不明各以己見
好惡之是非之觀人則不於其內而於其外取人則
不以其實而以其名其所謂好惡好惡其好惡非真
所謂好惡也其所謂是非是非其是非非真所謂是
非也賢人君子之生於是世者能自保於是非好惡
之中而立其身成其名也難矣哉

會祖耐軒公遺事

公姓趙諱淵字靜卿年二十二中正德庚午進士靜

庵趙先生榜也長於詩工於四六書法亦妙摹倣十
七帖喜作篆隸字尤善草書累舉不第以蔭補金泉
道察訪義禁府經歷忤權臣金安老意色舉而退詠
絕句題于道傍院壁以寓譏諷嘗與黃孤山耆老同
遊月城孤山欲逞其才令衆效撐紙扶醉立書字畫
甚壯公性不能酒獨就靜室揮灑數幅徐取示之孤
山諦視良久曰大字趙不如我中字我不及趙公與
沈忠惠連源有媼誼一日相對圍碁舟城守送銀口
魚二尾魚大尺餘剖冰盛之載以一馬觀者大驚沈
公欲以進供公曰某居鄉郡未會見魚如此其大亦

未聞丹城產此大魚此偶一有之耳今相公一獻必
歲克貢獻丹城之民將不勝其病矣沈相寢其獻亦
不以自奉也昔周武王嗜鰻魚太公望諫止之曰難
繼之物也其為天下後世計也遠矣公之止獻異魚
亦此意也公無子取兄虞候公第四男為嗣即任道
之王父也公娶昌寧曹氏進士致唐之女家在青松
府安德縣愛松生縣山水之勝葺室卜居為終老之
計暮年眷然懷土乃還咸安郡西山足里申溪洞是
嘉靖癸亥歲也洞亦幽靜有林壑泉石之趣與同郡
縣監吳公彥毅上庠安公宅結為金蘭之契三老相

從吟詩自娛唱和篇章積成卷軸目為耐軒還鄉錄
鄉人後進之長於詩文者如篁谷李公偁大笑軒趙
公宗道尾而賡之或序或跋或步其韻發揮其勝跡
為一家子孫之寶藏公沒之後錄在安德縣叔父同
知公第免於辰巳兵火後十餘年叔父判官公家失
火遂為灰燼寧不痛哉錄中有屋上雲山曾面目園
中芋栗尚芬芳一聯膾炙人口此外遺篇散盡無餘
今所載若干首僅出任道聞見之得惜也惜也

李處士事蹟

前教授羅公翼南吾鄉老儒也一日語余曰吾師

故處士李先生隱德君子也生而不耀沒而不稱
生四男而不幸喪亡香火無託於人理何如也吾
年十三時受業于門下恩義之深有同怙恃今其
老矣聞子有三綱九絕其一則吾先生也感激銜
恩言蓋不足以形容願子毋惜數行文字重敘其
行跡罔俾吾師終歸湮沒老生之望也余聞而嘉
之曰公可謂不負所事者矣古今豪傑之士雖有
出衆才行又必有同氣同聲之人左右而先後焉
然後顯當世而垂休光是以弟子或因其師而立
身師或因弟子而著名李處士之潛德其將賴敘

授公而顯揚與第恐余學昧知方言又不足以輕
重於世其於處士公之行跡不能闡幽而不敢孤
其望遂摭撫舊聞而敘之

公諱璵字可治姓李氏其先載寧人移居咸安郡於
公四世矣 贈參判諱介智之孫也 贈參議諱午
之曾孫也弘治十五年壬戌生于山翼洞少時能通
武藝慨然有投筆之志旋自大悟盡賣弓馬折節讀
書築室于郡西南隅溪壑幽邃之地陽田比谷做理
洞是也公有至性不幸抱王東之痛隱居修德杜門
終老無一毫分外之志教授子弟以成就人才爲己

任遠近學徒多就之公居家謹嚴如處朝廷事上檢
下一以法度雖厮養僕隸無敢喧譁勤於勸學長在
山室歲時必就宗家每月朔望致齊謁廟相去數十
餘里不避風雨自少至老未嘗少懈祭祀則前期外
寢灑掃庭堂又使執爨婢僕沐浴齊宿祭之日必致
誠如在拜跪進退溫謹詳緩薦裸興俯一如生時勸
飲食之狀寧遲勿速寧久勿遽不屑屑於禮節勤勞
備至愛敬俱盡隆冬盛寒必汗滴拜席平生足跡罕
及城府或以公事入城則每於城門外下馬趨至城
中或官長送人問安必冠服設席待之甚敬儼然若

親見城主人或笑其迂怪而公不少撓尋常處心行
事一出悃悞無毫髮矯飾意態與人坐終日未嘗言
利真純善有恒之士也咸晉兩邑以公論薦聞者再
雖未蒙 朝家之採施終老於丘園而其行義篤實
取信於一時可知矣公本咸人而有外家別業在晉
之丁樹洞時或往來居住故晉之人亦有觀感薦報
之舉云崇禎紀元戊辰春金羅後人趙任道謹述

大笑軒遺事

公姓趙諱宗道字伯由世爲咸安郡人縣監諱應卿
之孫參奉諱堰之子其外祖府使姜姬臣也以嘉靖

十六年丁酉生于郡西院北洞年二十二占戊午生員累舉不第以公薦歷宰四縣一郡俱以善治名公見高識遠氣雄心雄其氣象如數層高閣四無遮障軒豁通敞萬象呈露爲文字不尚奇偉而豪放紆餘無有窘滯無書不讀尤長於史洞視古今明達事理人物邪正國家治亂瞭然若眼前事自少有志節卓犖不羈性又慷慨直論敢言雜以詼諧不欲自別於人因自號曰大笑軒夷考其中則金石其介確乎不拔至於處大事決大議若傾河漢所與遊者皆名流如晉州之河覺齋高靈之金松庵安東之金鶴峯柳

西厓星州之鄭寒岡金東岡其人也氣求聲應每相推服公之婦翁判書李公嘗曰東國人物卷爲吾有蓋自多其得公爲女婿也萬歷己丑之難公與守愚堂崔公繫禁獄于時天怒震疊禍在朝夕人皆惴惴晝夜憂懼而公與守愚處之泰然守愚則凝定自守不變常度公則謔浪諧笑言貌自如獄中爲之語曰崔司畜叱咤趙金溝諧謔壬辰之變公以丹城縣監傳檄倡義列郡爲之響應是歲公與招諭使金鶴峯同舟議事於龜石樓下有人傳言大駕渡遼公慨然曰大駕渡遼則吾屬其將安適與其臣僕於

染齒曷若潔身而死於清流於是攜鶴峯手欲臨江
自隕鶴峯止之曰 大駕渡遼之說道聽而途說不
可信也且人臣死義自有其地吾恐今日之死無益
於 國而爲匹夫溝瀆之諒也公然之丁酉秋賊兵
再動公以咸陽舊守守黃石山城城陷與安陰守郭
公趨死之時公已遯職可去而新守未至民情願屬
故不敢去卒以殉國友人金東岡聞而義之爲之詩
曰嶺表堂堂友心雄氣亦豪驚聞玉燭死肯作疊山
逃義烈扶人紀英風壯本朝平生談笑處江濶碧天
高人以此詩能模寫公氣象云 宣祖賜祭贈爵光

海嗣服命旌其閭特贈吏曹判書西厓柳相公爲公
立傳事蹟又載續三綱錄公嘗過岳堅山城詠詩逸
其半其一聯曰崆峒山外生猶幸巡遠城中死亦榮
觀於是詩則丁酉之死蓋素定也鄉友篁巖朴先生
撰旌閭銘曰稟剛正氣守一箇是難不苟免風霜節
義

自傳

翁不知何姓名亦不識其鄉邑所在澗畔有二株松
因以爲號焉疎迂伉拙寡偶稀合早業文無所成名
自少有異趣不喜煩囂每遇幽泉奇石茂林脩竹秘

邃岑寂之處便欣然忘返有結茅終焉之願性好酒
量至少數杯輒大醉熙然發其天真自作歌以詠懷
雖貴家巨室勢焰熏天不欲諂屈鰥寡孤獨顛連無
告不欲侵凌俯仰浮沈翁不能也依阿籠絡翁不屑
也塊然自守絕意苟合於人不逆不億然一覺其詐
則終身不與翁先君子愛而憂之曰吾兒氣質瑩若
秋水但恐其不能諧俗難乎免於今之世耳翁亦任
其白直不爲防護曰自好而已人之好不好何與於
我自知而已世之知不知何有於我求全之毀不虞
之譽往往一時并至翁皆付之於笑其內斷自信之

愚如此家貧清苦幾不能自存意實曠如未見其有
戚戚顏中年遯居柰內號其亭曰翔鳳晚又築室于
龍華山麓命其臺曰爲魚間居終日泊然無營只以
文墨自娛寄興山水逍遙物表不知老之將至云贊
曰才疎而短性執而癡出世則蹇在山則頤林泉無
禁魚鳥有契從吾所好聊以卒世

沮溺說

或有問於余者曰長沮桀溺何如人余應之曰古之
隱者也曰隱之何意曰知時不可而不爲者也曰然
則是賢智之士歟曰然曰若子之言愚之惑滋甚焉

夫以孔子之聖豈不知天下之不可治時君之不可與有爲哉猶且遑遑汲汲轍環天下席不暇暖飯不及炊周流四方靡有定所者夫豈徒然哉方其自楚返蔡使子路問津而二子者皆不告一則曰是知津矣一則曰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自是其隱遯而病夫子之不能藏亢然絕人離俗甘與鳥獸同羣此不過爲方外一節之士而果於忘世者耳子今言沮溺爲賢智之士則夫子之道爲不足法歟余哂之曰子奚以夫子之道爲哉夫聖人之事不可尚已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其視天下也無不可爲之時亦無

不可化之人故見世道之墊溺悶生民之塗炭起而救之任天下於一身是則聖人之急於行道濟世而然耳若沮溺之言則以爲閉塞之天地卒不可開濟也橫流之濁浪卒不可挽回也滔滔者皆是而誰以易之道之既不行而又不能卷而懷之則未免與同流合污貪戀爵祿者同歸曷若高蹈遠引遯世潔身之爲快樂哉以夫子之大聖猶有所不滿於心傲然有非笑之意則其視當世號餐餐之輩曾不若犬豕也久矣彼之二子雖不足與論於聖人之道而其清風高節亦足以激千載之汚濁也余觀世之徇利競進

之徒例以古聖賢行道濟世藉爲口實假公義以逞私欲蠅營狗苟昏夜乞哀者亦論二子之非多見其不自量也曰然則若沮溺之輩人不敢容議者歟曰達可行於天下而澤可及於生民者於沮溺責之宜矣以道徇人而自以爲是貪饕富貴而有進無退者實沮溺之罪人也於沮溺又何妄議哉不然夫子亦何以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懷之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云乎哉是必有其故矣黃勉齋嘗曰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人旨哉言乎余謂有孔子憂世之志然後始可論沮

溺之忘世矣有孔子盡倫之盛然後始可責沮溺之亂倫矣責二子之備者其唯聖人乎問者於是無辭而退

記異

余嘗以他心通等說爲釋氏之虛誕戊申春夏間居父憂於鵝湖山廬洞無人居只有學徒及山僧五六人一日送奴于劍巖本家候慈親起居是夕當還余時困甚憑几欠頤而坐目閱小學第二卷忽於非夢間恍然若有見乎目者奴子於浦口逐大魚以刃余驚悟召僧輩告之僧輩亦頗異之俄而奴子果

至而荷魚于缸鯉一鮒二也余怪問其由曰於浦口水淺處遇之思得爲祭需倉卒無漁具擲之以鎌故魚背皆受傷云一如吾非夢間所見者怪哉怪哉蓋於是時余在憂中心虛氣靜寂然無間思雜慮惟先人之形容聲音若有見聞於耳目焉其所想念者止於如此而心神專一無一物於胷中故能有是邪瘟疫發熱之人例於眼力不到處隱微之事亦或亂說云其理亦猶是邪嘗聞鄭北窓礪坐龍仁山寺明見山下村人家所爲釋懶翁在神勒寺誦出李牧隱舟中所作詩無一字錯漏云此所謂他心通者邪今吾

此事偶與之近似余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意者北窓懶翁之事亦非高遠幻怪底只是從虛靜專一上透去便可到得這界也歟異其事記其說云

朴篁巖收議說

篁巖遠齊仁字仲思

戊午年間朝廷方以廢大妃爲國是有六品以上收議之說一日謁篁巖朴先生先生曰收議之說君亦聞知否對曰聞之矣先生曰大事不可不預爲畱念已於胷中略自經畫君其聽之因歷舉口誦以詔之其大要則曰大妃一國之母非有非常之惡自絕於宗廟社稷如漢唐之呂武則臣子不敢進廢

黜之議况 大妃 先王寵后殿下自不忍爲此舉
云云措語質直無所回互聽之令人縮頸余甚感歎
仍請曰先生之言至當至當但有一語未穩改此則
可百世以俟而不惑矣先生瞿然曰甚語也曰寵后
二字於義少歉直當明之以大義不須復論其寵之
隆替也明以大義則爲萬世之公議論其寵眷則爲
一時之私情未可以恩寵盛衰爲之輕重也較然矣
先生頷之他日洪君弢以告申梧峯令公公曰趙生
之見極是極是云

管窺瑣說上卷

有一童子挾書而來卒然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學也
余應之曰夫學之道必也奮發刻厲以立志虛心遜
志以受教喫辛耐苦以做功勇往力行以致道優游
涵泳以養德戒慎恐懼以操心精詳縝密以處事至
若主靜存誠居敬窮理等節目乃其本領也骨子也
如車兩輪如鳥兩翼不可廢一而可行可飛也從事
於斯勉勉循循用力既深歲月積久知行兩進足目
俱到一朝豁然獨觀昭曠之原則忽不自知其入於
聖賢君子吉人之閭域矣然毫忽之間此心不存則
千里其奔胡越其歸罔念作狂之幾正在於此可不

懼哉可不謹哉此古之聖賢所以兢兢戰戰履薄臨深德已盛矣而不自滿暇道已高矣而唯恐失之一息尚存此心未忘斃而後乃已者也

或問孔顏之樂程子引而不發何也余荅曰難言也孔顏之心與天理相酬酢合而爲一故光明洞澈活動灑落日用之間只見此理流行之妙不見些子人欲之累其得不旣快足矣乎孔顏之樂快足之樂也其爲樂也得之心而不係於外物故在富貴如此在貧賤如此在患難如此無入而不自得焉視世俗飽則樂飢則憂得則樂失則憂達則樂窮則憂欣欣戚

戚於營役之間而自謂之樂者豈可同年而語哉先儒之所以不肯說破者有二一則恐形容至道於言語文字之上使學者騰理於口舌牙頰之末而實無所得也一則恐學未加功而徒竊皮膚有躡等凌節之病也朱子所謂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而有得焉者其意有在今之人但當勉勉孜孜用力積久躬行於外心得於內默會潛思豁然獨觀於昭曠之原則自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惟資質寡欲者最先得力

余在三山之日與諸友同處有人云某姓名性拙而

言訥難於行世吾甚病之余笑曰安得借此人一日
爲天理寄寓之地乎哉坐間驚怪曰何謂也余曰天
理爲物厭巧而喜拙厭黠而喜癡厭辯而喜訥厭銳
而喜鈍厭曲而喜直厭私而喜公厭狡僞而喜誠實
厭踞肆而喜恭遜厭殘暴而喜慈祥厭爭奪而喜謙
退厭貪冒而喜恬靜厭奢華而喜儉素厭輕薄而喜
重厚故濂溪曰天下拙刑政撤明道曰便儂巧厲去
道遠而拙與訥何病之有一座人相疑惑未領其要
獨林君字樂翁者聽之莞爾
或人問曰士生於世不幸而值國事旣誤之後則處

身之道當如何欲退則近於潔亂欲進則淪胥以敗
何以則得出處之中而合進退之義歟余應之曰國
事旣誤之後雖有智者亦未如之何矣雖然已許身
人汲汲徇國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可也不然古人何
以有食焉不避其難之訓也未許身人昧昧藏蹤不
入危邦不居亂邦可也不然古人何以有在外不入
可也之說也

客有過余而詰之者曰黨論何以謂之邪說余應之
曰黨論起後無公論黨人名下無全人色目不同則
好惡亦異其論與我合則一向好之而不知其惡毛

髮之吹噓之無所不至其論與我違則一向惡之而不知其美擠陷之羅織之亦無所不用其極好惡混淆是非顛倒相傾相軋之風舉世滔滔抵死攻擊有同水火甚至父子而立異者有之兄弟而分黨者有之其黨也則隔千里而膠漆焉其非黨也則處一室而楚越焉下至州郡閭里無不同然國家之存亡莫之念焉生民之休戚莫之恤焉唯黨論之是急公論何由而見全人何處而得以余觀於斯世黨之一字爲亡國禍世之鴆毒矣蓋出於一己之私而非公義之所發故也雖楊墨老佛之害洪水猛獸之災其流

之慘亦不至若此酷矣謂非邪說而何哉

乙巳元日陪先君子于中山寺僧性智者談諧雄辯動地驚天衆釋聳聽莫敢難余謂性智曰舉天下同爲緇髡是佛家之本意邪性智曰然曰無一人盡入山林奉釋教亦可乎曰可余低聲詰之曰舉天下同爲緇髡孰爲君孰爲臣孰爲野人養君子孰爲君子治野人無一人盡入山林奉釋教孰爲夫婦孰爲父子孰爲兄弟老者死少者老前無存後無繼不過百餘年人類滅盡盈天地間者只是木石鳥獸蟲蛇荆棘而已不但有害於吾道佛之道亦絕雖欲爲緇髡

奉釋教得乎性智語塞不復出聲先君子顧笑欣然
或人問於愚曰晦齋大學章句補遺一書頗似近理
盧蘇齋跋語亦甚有力而退溪不許可曰徒得毀經
之罪而已何所據而決知其非是歟愚應之曰退溪
平生篤信朱子凡所講論一從朱子之說豈肯以晦
齋一語撓奪其所守乎遽以晦齋之說爲是則補亡
一章將爲廢棄晦庵平生精力一朝歸虛晦齋雖有
高明之見恐不及晦庵地位其不許可不亦宜乎或
人曰晦齋此說非晦齋之獨見實出於中朝大儒之
論若曾齋王氏卽北山何氏門人而何氏卽勉齋門

人也師弟淵源的有統緒則背師立異萬萬無此理
况晦齋一遵伊洛緒餘祖述師宗之又焉有倡無據
之論犯不韙之罪哉此不過各以所聞見者爲之立
言以待後之君子於無窮不亦可乎愚曰義理無窮
而知見有限前聖所未發後聖發之前賢所未言後
賢言之姑以周易一經論之則伏羲始畫八卦文王
則演爲六十四卦周公作爻辭孔子則序彖象繫辭
說卦文言孔子只說太極顏曾思孟游夏之徒未嘗
說破無極濂溪周子始加無極二字於太極之上豈
濂溪之見高於孔顏曾思孟而然哉伊川程子著易

傳朱子又著本義啓蒙而易之理發揮略盡此所謂前聖所未發後聖發之前賢所未言後賢言之也至於大學錯簡兩程及朱子所釐正而明道之所未盡伊川正之伊川之所未盡晦庵正之又安知晦庵之所未盡處而待後人於千載之下乎由此論之則退溪之不許晦齋而守晦庵之定論者篤信衛道之誠也晦齋之參考衆說而自信無疑者深思獨得之見也兩先生所論皆不可偏廢并取而俱存之以備參考於來世何妨

鄭鎮海解官說

朝廷議新復殘縣疲弊尤甚不能當公須之費凡守令之挈家者限三十朔限滿則遞由是鎮海守鄭公沃川解紱歸園歲庚申初夏日也方公之去邑也邑之民有愀然不樂釋耒投鉏抱膝壠上而歎之者曰吾田理矣吾苗碩矣吾侯去矣吾得而食諸或聞而告余曰公之蒞官曾未積久而邑民之懷公惠若是其深且切何哉余應之曰吁此豈惟懷鄭公之惠而惜鄭公之去而已哉民之憔悴於掎克也久矣幸遇公而蘇息而公則去矣故其言如此誠可悲也嗚呼嶺海之間民之欲速去而不得去者何限而鄭公

之去獨不厭於民心安得達此意於九重使欲速去者不待限而去之願久留者雖過限而留之以慰赤子之望乎

澗松先生文集卷之三

